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老猫



第一章 不断发出敲打声的怪老头

天气闷热得无可言喻，深夜了，还是热得一丝风都没有，李同躺在席上，拼命想睡着，可是尽管疲倦得很，还是无法睡得着。

李同睡不着，倒并不是因为天热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楼上发出来的吵声。李同搬到这幢大厦来，已经有大半年了。

大城市中，居住在大厦内，就算住上三年五载，楼上楼下住的是什么人，也不容易弄得清，李同自然也不知道他楼上住的是什么人，可是那家人家，李同在暗中咒骂了他们不知多少次，那家人，简直是神经病。

李同才搬进来的时候，听到不断的敲打声，还以为楼上的人家，正在装修。本来，住这种中下级的大厦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装修的，人挤在那种鸽子笼似的居住单位之中，只不过求一个栖身之所而已，如何谈得上舒服？

但是，人家既然喜欢装修，自然也无法干涉，于是李同忍受了两个星期的敲打声，然后，静了两天，那两天，李同睡得分外酣畅。

到了第三天，李同才一上床，敲打声又响了起来，李同自床上直坐了起来，瞪着天花板，咕咕啾啾，骂了半天。

自那天后，楼上的敲打声，几乎没有断过。

李也也曾曾在窗中探出头头，想大声喝问上面究竟在干什么？可是他只是向楼上瞧了瞧，还是忍住了，楼上楼下，吵起来，究竟不怎么好，他想，过几天，总会好的。

可是，楼上那家人家，真是发了神经病，每天晚上、早上，甚至假期的中午，总在不断敲着钉子，大厦的建筑本就十分单薄，楼上每一下敲钉声，就像是锤子敲在李同的头上一样，李同几乎被弄得神经衰弱了！

而今天晚上，当李同疲倦透顶，极想睡眠，楼上又“砰砰砰”地敲打起来之际，李同实在无法忍受了，他自床上坐了起来，怒气冲天，心中还在想，再忍耐两分钟，如果敲打声不在两分钟内停止的话，那么，一定要上楼去，和楼上的人讲个明白。

当他坐起来之后，楼上的敲打声停止了。

李同等了一分钟左右，一点声响也没有，他打了一个呵欠，睡了下去，可是才一躺下，又是“砰”地一声，钉子跌在地上的声音，锤子落地的声音，全都清晰可闻，李同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他陡地跳了起来，拖着拖鞋，打开了门，疾行了出去。

李同居住的那个单位很小，只有一间房和一个被称为“厅”的空间，李同是单身汉，他独自居住着。他出了门，大踏步地走上楼梯，采到了他楼上那家人家的门前，用力按着门铃。

过了一会，木门先打了开来，一个老头子，探出头来，望着李同。

李同厉声道：“你家里究竟死了多少人？”

那老者被李同这一下突如其来喝问，弄得陡地一呆，显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李同又是狠狠地道：“你们每天砰砰砰敲钉子，在钉棺材？”

那老者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堆满了歉意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！”

李同心中的怒意未消，他又抬脚，在铁闸上用力踢了一脚：“我就住在楼下，我要睡觉，如果你们再这样敲个不停，我不和你们客气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恶狠狠地望着那老者，那老者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

来，不住“哦哦”地答应着，李同愤然转身，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

当他又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，他的气也平了，他平时绝不是那么大脾气的人，连他自己也为了刚才如此大发脾气，而觉得奇怪。

他心中在想，还好楼上出来应门的，是一个老头子，而且一看到他就认不是，如果出来应门的是一条不肯认错的大汉，那么，一吵起来，说不定又是一桩在报上见惯了的血案。

李同翻来覆去地想着，楼上果然再没有声音发出来，过了不久，也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他下班回来，看到大厦门口，停着一辆小型货车，车上放着点家私，一个搬运工人，正托着一只衣橱走出来。

李同也没有在意，大厦中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进搬出，原不足为奇。

可是，当李同走进大厦时，却看见了那个老者，那老者是倒退着身子走出来的，在那老者的面前，两个搬运工人，正抬着一只箱子。

那是一只木箱子，很残旧了，箱子并不大，但是两个搬运工人抬着，看来十分吃力。

那老者在不断做手势，道：“小心点，平稳一点，对，啊呀，你那边高了，不行，一定要平，对，小心一点！”

老者一面说，一面向后退来，几乎撞到李同的身上，李同伸了伸手，挡住了他的身子，那老者转过身来，看到了李同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！”

李同顺口道：“你搬家了？”

那老者抹了抹脸上的汗：“是啊，我搬家了，吵了你很久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李同的好奇心起：“你每天不停敲打，究竟是在做什么？”

可是那老者却并没有回答李同这个问题，他只是在不住吩咐那两个搬运工人抬那口箱子，直到那口箱子上了货车，那老者亲自用绳子，将那口箱子绑好，才像是松了一大口气。

李同没有再看下去，上了楼，他已经将钥匙伸进了自己住所的门，可是突然之间，他心中一动。

李同心想，那老头子看来也是独居的，他像是发神经病一样，每天敲打着，究竟是在做什么？

如今，楼上正在搬家，门可能还开着，自己何不上去看一看？

他拔出钥匙来，绕着楼梯到了楼上，果然，门开着，一个搬运工人，正搬着一张桌子出来。

等那搬运工人走出来之后，李同就走了进去。

那是一个和他居住的单位一样，空间小得可怜。

东西全都被搬空了，地上全是些纸张及没有用的杂物，李同走进了房间，房间也是空的，李同才一推开站，就看到房间的一角，有着一大堆旧报纸。

那一角，正是楼下他的睡房中放床的地方，本来，那一堆旧报纸，也引起不起他的兴趣，但是每次的敲打声，总是从他的床上方传下来，所以他向前走去，用脚将那一大团旧报纸拨了起来。

旧报纸被拨开，李同便不禁陡地一呆，他拨开了上面的一层报纸，就看到下面的报纸沾满了血迹！

李同的心怦怦乱跳，他想起那老头子的样子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神秘，而如今，又在旧报纸上发现了那么多血，怎能不心惊肉跳？

看起来，旧报纸下面，还有什么东西包着，李同又踢开了几层报纸，突

然之间，他看到了一副血淋淋的内脏，李同不由自主，怪叫了一声，连忙退了出来，他退到门口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才好，他急急向楼下奔着，连电梯也不等。

他一直奔到大厦的入口处，当他在向下奔去的时候，他原是想拦住那老者，叫他解释这件事，可是当他到了楼下，那辆小货车已经不在。

想起那副血淋淋的内脏，李同仍然不免心惊肉跳。那副内脏，看来很小，人对于血淋淋的东西，有一股自然的厌恶，李同一看到就吓了一大跳，自然不会仔细去看，他只是联想到，那老者可能杀了一个小孩。

一想到这里，他感到事情严重之极了，他忙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拨了一个电话，报了警，他又再上了楼，在门口等着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大队警员在一位警官的带领下，赶到了现场。

那位带队的警官，是才从警官学校毕业、已经连接升了两级、前途无量的警务人员，我和他很熟，我们几个熟朋友都叫他为杰美，他姓王。王警官见到了李同，李同便指着门内：“在里面！”

王警官带着警员，走了进去，李同跟在后面。

由于旧报纸已被李同踢开，是以那副血淋淋的内脏，一进门就可以看到，王警官和警员乍一看到，也不禁都吓了一大跳。

可是，当王警官走向前，俯身看视了一回之后，他脸上的神情就不再那么紧张了，他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这不是人的内脏！”

李同半信半疑：“不是一个小孩子？”

王警官摇了摇头，对一个警官道：“医官来了没有？去催一催！”

那警员忙走了下去，王警官向李同道：“李先生，你住在楼下，怎么会上来，发现这副内脏的？”

李同苦笑了一下：“楼上的住客，每天早上、白天、甚至晚上，总是不断在敲打什么，昨天晚上我上来交涉，楼上住的那个老头子就搬走了，我为了好奇，所以上来看看，我……不知道那不是人的内脏，我报警，错了么？”

王警官道：“没有错，市民看到任何可疑的事，都应该报警！”

李同松了一口气，不一会，医官也来了，医官向那副内脏看了一眼，就皱着眉：“我看这是狗或者猫的内脏，带回去稍为察看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了，谁那么无聊，杀了猫狗，将内脏留在这里！”

几个警员，拿了一只大尼龙袋来，将那副内脏放了进去，弄了个满手是血。李同在警方人员收队回去的时候：“这老头子……他不犯法么？”

王警官也不禁皱了皱眉，他办过不少案子，像是如今这样的事，他却还是第一次经历，那老者算不算犯罪，连他也说不上来。

李同舒了一口气：“这老头子，我看他多少有点古怪。”

王警官自然不会受李同的话所影响，他到子大厦楼下，已经围满了很多闲人，有的人，看到警员提着一袋血淋淋的东西，登上了警车，敏感得尖声叫了起来。

王警官找到大厦的看更人，连看更人也不知道那老头子是什么来历，不过看更人记得那辆小货车的招牌，那就好办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警方便找到了小货车的司机和几个跟车的搬运工人。小货车的司机，也就是车主，他道：“是，昨天我替一个老头子搬家，他没有什么家私，只有一口箱子，像是放着极其贵重的东西，搬的时候，一定要放平，紧张得很。”

王警官问道：“搬到哪里去了？”

货车司机说了一个地址，王警官因为这是一件小事，而且，化验室的报告也早就来了，那是一副猫的内脏，杀了一只猫，无论如何，不能算是犯法的行为，只不过随便将内脏遗留在空屋中，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必须去警告一下。

这是小事，王警官没有亲自出马，只是派了一个手下，照地址去走了一遭。

那警员的任务，也进行得很顺利，他回来报告说，见到了那老者，老者姓张，他承认杀了一只猫，因为他嗜吃猫肉。而那副内脏，他本来是准备抛弃的，不过因为搬家，所以忘了。

那警员告诫了他几句，事情也就完了。

在这以后，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杰美得了一星期假期。我们有几次在一起。有一次，几个人不知怎么，谈起了各种古怪的食物，有的人说滚水驴肉的味道鲜美，有人的说蝗虫炒熟了好吃，有的说内蒙古的沙鸡是天下至味，有的盛赞蚕蛹之香脆，连口水都要流下来的神气。

杰美忽然道：“谁吃过猫肉？”

座间一个人道：“猫肉可以说是普通的食物，要除猫肉的腥气，得先将猫肉洗净，放在浓浓的红茶汁中，滚上一滚，再捞起来，炒了吃，比鸡还要鲜嫩。”

杰美笑道：“不过，现在吃猫的人，到底不多见了。上一个月，有个人喜欢吃猫，将一副猫的内脏留在屋中，被他楼下的人看到，以为是一个小孩子的内脏，报了警，倒令我们虚惊了一场。”

那个详细介绍了猫肉吃法的朋友道：“啊，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，打他一起吃猫肉去！”

我笑道：“猫和人的内脏也分不出来，报警的那位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猫又不能连皮吃，总要剥了皮下来，看到了猫皮，还不知道么？”

杰美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噯，这件事倒也奇怪，没有看到猫皮，那个人是一个老头子，姓张，他搬家，所以将内脏忘记抛掉了。”我道：“那就更不通了，一个人再爱吃猫肉，也不会再在临搬家之前，再去杀猫的。”

杰美又呆了一呆：“你说得对，或许，他是先杀了猫，再搬家的。”

我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杰美道：“那个报案的人，住在他的楼下，说是那个张老头，每天都敲敲打打，吵得他睡不着，他曾上去干涉过一次，第二天，那人就搬走了！”

我道：“杰美，你是怎么处理这案子的？”

杰美反问道：“你的古怪想象力又来了，你想到了一些什么？”

我耸了耸肩：“可以连想到的太多了，随便说说，那张老头不断敲钉子，可能是在钉一只只小木盒，而这些小木盒，放在一只内脏被挖出来的死猫的体腔之中，运到外面去。”

杰美和几个朋友都怔了一怔，杰美道：“你是说，那张老头用这个方法，转运毒品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绝没有那么说，这只不过是联想的一个可能发展而已，也有可能，张老头是一个标本的制作者，那么，也须要不断地敲打。”

杰美沉吟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无论如何，站在警方的立场，这件事已结束了，再要追查的话，只好留给想象力丰富的业余侦探去进行了！”

我拍着杰美肩头：“小伙子，连你的上司杰克上校，也从来不敢这样称呼我？”

杰美连忙道：“我绝不是有心奚落你，因为警方的确是找不到什么理由，再去查问人家！”

他虽然立时向我道歉，事实上，我也并没有恼他，只不过总觉得有点负气，所以我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好，请给我张老头的地址，我这个‘想象力丰富的业余侦探’，反正闲着没事做！”

杰美显得很尴尬：“你生气了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一点也不，如果我生气的话，我根本不会向你要地址，我会自己去查。”

杰美有点无可奈何，摊了摊了手：“好，我打电话回去，问了来给你。”

他站起身来去打电话，一个朋友低声劝我：“事情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何必自找麻烦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或许在这件事情的后面，隐藏着许多令人意外的事也说不定，你想，那个张老头每天不停地敲打，一给人家问一下，立即就搬了家，这不是很古怪的事么？”

我的话，那几个朋友都唯唯否否，因为他们都不是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我知道，只有小郭在这里的话，他一定是支持我的意见，可惜小郭刚结了婚，度蜜月去了。

杰美在十分钟之后回来，将一张写有地坦的字条，交了给我，我看了一眼，就将它放在衣袋中。这一天其余的时间，我们过得很愉快。

而第二天起来，我已经将这件事忘记了，一连过了三五天，那天晚上，我送走了一位专搜集中国早期邮票的朋友——他拿了一张“三分红印花加盖小字当一元”来向我炫耀了大半个小时。

我本来也喜欢集邮，大家谈得倒也投机。在这位朋友走了之后，我翻了翻衣袋，忽然翻出了张老头的地址来。

看到了那张纸条，我才记起了这件事，我连忙看了看表，已经将近十二时了。

在这样的时候，去访问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，实在是太不适宜。

可是我继而一想，那个张老头一直喜欢敲钉子，发出嘈杂声，据杰美说，彻夜不停，所以才惹得他楼下的住客忍无可忍，上去干涉，那么，我在十二时左右去见他，岂不是正可以知道他在干什么？

一想到这里，我立时转身向外走去。

张老头住在一幢中下级的大厦中，走进了大厦门，我又看了看那张纸条，他住在十六楼F座，我走进狭窄而肮脏的电梯，电梯在上升的时候，发出一种可怕的“吱吱”声，真怕电梯的铁缆，随时可以断下来。

电梯停在十六楼，推开门，就是一条长长的真诚廊，而我才一出电梯，就知道一定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了，因为走廊中的住户很多都打开了门，探头向走廊的尽头处望着，在走廊的尽头处，则传来一阵呼喝怒骂声。

我在走廊中略停了一停，看到F座正在有吵架声传出来的那一端。

我向走廊的那一端走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睡衣、身形高大、容貌粗鲁的男子，正在用力踢一户住所的铁门，大声骂着。

我来到了那男子的身后，便呆了一呆，因为那男子在踢的，正是十六楼

F座，是我要来找的张老头的住所。

那男子一面踢，一面骂：“出来，大家别睡了，你们总得有个人出来，不然我一直吵到天亮！”

旁边有一户人家，有一个男人劝道：“算了，大家上下邻舍，何必吵成那样！”

那男子气势汹汹：“这家人家，简直是王八蛋，一天到晚不停敲钉子，从早到晚，声音没有停过，简直是神经病，出来！出来！”

他一面骂，一面踢铁门。

我听得那男子这样骂法，不禁呆了一呆，看来，我绝没有找错地方，那正是张老头的住所，张老头仍然和以前一样，他躲在家中，不知道作什么事，终于又令得他楼下的住客忍无可忍了。

我不再向前走去，就停在那男子身后不远处，只见F座的木门打了开来，一个老头子，出现在铁闸之后，神色看来十分慌张。

一见有人来应门，那男子更是恼怒了，他先向那老者大喝一声，接着就骂道：“你是人还是老鼠？”

那老头子的神色，看来也有点恼怒。

可能是门外那男子的身形太壮硕了，是以他只得强忍着怒意：“先生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！”

那男子“砰”地一声，又在铁闸上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客气你妈的个屁，你要是人，半夜三更不睡觉？就算你今晚要死了，也不至于要自己钉棺材！”

那男子又骂出了一连串的污言秽语，接着道：“你是死人，听不到吵声，你问问左右邻舍看，你这种人，只配自己一个人住到荒山野岭去，他妈的，不是人！”

那老头子的怒气，看来已全被压了下去，那男子还在挥臂捏拳：“你有种就不要进出，遇着我，我非打你这老王八不可。”

在这时候，我看出机会到了，我走了过去，对那男子道：“好了，先生，张先生也给你骂够了，他不会再吵你睡觉的了！”

那男子瞪着我，铁闸内的张老头，也以很奇怪的神色望定了我，因为他完全不认识我，而我却知道他姓张，他自然感到奇怪。

那男子瞪了我半晌，又数落了好几分钟，才悻悻然下楼而去，看热闹的几户人家，也纷纷将门关上。张老头的身子退了半步，也待关门，我忙道：“张老先生，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！”

张老头用疑惑的眼光，望定了我，他显然没有请我进去的意思。

我又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我来见你，你或许感到奇怪，我是由警局来的。”

张老头皱着眉，仍然不出声。

我随机应变：“我们接到投诉，说你在半夜之后，仍然发出使人难以睡眠的声响，所以，我一定要进来看一看。”

张老头的神情，仍然十分疑惑，但是这一次，他总算开了口：“我再不会吵人的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，知道不下一点功夫，他是不肯开门的，是以我立时道：“你用什么方法？明天立即搬家？”

我这句话，果然发生了效力，张老头的神色，变得十分惊恐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是却又没有说出声来。

我恐吓了一句之后，立时又放软了声音：“让我进来，我们可以好好谈

谈，如果你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我或者还可以帮你的忙！”

张老头又倏地后退了半步，一面举起手来摇着，一面道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！”

当他举起手来摇动着的时候，我呆住了，而张老头也立时发觉，他是不应该举起手来的，他也呆住了，举起的手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掩饰才好，他的手上，沾满了鲜血！

如果他不举起手来摇着的话，由于铁闸的阻隔，我是看不到他的手的，但这时候，他再想掩饰，却是太迟了。我紧盯着他的手，张老头的面色，变得十分难看。

我冷冷地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你的手上沾满了血？”

张老头有点结结巴巴：“那……不是人血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是什么血？又是猫血？你又在杀猫？半夜三更杀猫作什么？”

在我的逼问下，张老头显得十分张皇失措，他像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，他在突然之间，“砰”地将门关上。

第二章 一只老黑猫

我呆了一呆，想不到他会忽然之间，有那样的行动，我连忙去按门铃，可是门铃响了又响，张老头却始终不再出来应门。

要弄开那道铁闸，再打开那道木门，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，但是那也必须大动阵仗，我可以报警，但是，就算张老头真的在他的住所内杀猫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我呆立了好一会，最后又用力按了两下门铃，再等了片刻，仍然无人应门，我只好离去。

张老头的年纪看来只不过六十多岁，那并不算是太老。

可是我总有一种十分诡异而难以形容的感觉，我感到张老头，好像已老得不应该再活在世上！这种感觉，究竟因为什么而产生，我也说不上来。

我对于张老头举着沾满了血的手、神色张皇、面色青白的那个神态，印象尤其深刻，我在回想张老头的那个神态之际，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古怪的、会不可思议的邪门法术的人。

这一类的人，现在要在大城市中寻找，真是难得很了，但是以前，尤其是小时候所听的各种各样传说之中，倒是常可以听得到的。

对了，这一类人，通常在故事和传说中，都被称着“生神仙”。

故事和传说，往往有名有姓，有根有据，说是某达官贵人仰慕某生神仙之名召见某生神仙，生神仙施法，人在汉口，却闭目人定，顷刻千里，到上海买了东西回来，等等。

这类传说，自然无稽得很，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，却谁都在儿童时期听说过。这种法术，被称为“五行遁法”，还有什么“五鬼搬运法”、“五行大挪移法”等等。

我仍然说不上来可以见到了张老头，就会联想到那些事，但是，我的确有那样的念头，而且，当晚我还做了一夜噩梦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一早醒来，时间实在还早，我还想再睡一会，可是说什么也睡不着了，只好起身，一南仍然想着张老头，想他究竟在干什么事。

我终于又来到那幢大厦，直上十六楼，这种有长走廊的大厦，白天和黑夜同样阴暗，我刚想去按门铃，忽然听到有开门的声响，我立时闪了闪身子，躲到楼梯口去。

我来得正是时候，因为我才一躲了起来，就看到铁闸打开，张老头走了出来，他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在铁闸上，加了一柄很大的锁，临走的时候，他又用力拉了拉，那柄锁，等到肯定锁上了，才走向电梯。

我躲在楼梯口，他并没有发现我，而我却可以仔细打量他。

他的神情很忧虑，好像有着什么重大的心事，他的肋下，挟着一只小小的木箱，是乌木上面镶着螺钿的古老木箱，走向电梯。

我没有出声，更没有现身，因为他离开之后，我可以弄开门锁，到屋子中去看个究竟。

私入他人的住宅，自然不足为训，但是我的好奇心是如此之强烈，而且我自问，绝没有什么恶意，是以就算的行动和法律有所抵触，也不以为意。

我看他进了电梯，就立时闪身出来，只化了一分钟，就打开了那柄大锁，然后，又弄开了两道门锁，走进了张老头的住所。

一进门，我所看到的，是一个很小的空间，算是客厅，那里，除了一张桌子，几张椅子之外，就是靠窗放着一口大箱子。

那口箱子十分精致，一看到那口箱子，我就想到杰美所说的，张老头上次搬家时，嘱咐搬运工人千万小心搬的那一口。

我转过身，将门依次关上，并且将那柄大锁，照样锁上，以便使张老头回来时，也不知道有人在他的房子中。

我是背着客厅在做那些事的，当我最后关上木门，正准备转回身来之际，我忽然觉得，有人在我的身后，向我疾扑了过来。

我的感觉极其敏锐，当我一觉出有人向我疾扑了过来之际，立时转身，可是那向我扑来的东西，速度却快得惊人——我才一转过身来，就发现那不是人，而是一团相当大的黑影。

由于那东西的来势太快，是以在急切之间，我也未曾看清它是什么，我只得先用力打出一拳。

那一拳打出，正打在那东西上，只觉得软绵绵、毛茸茸的，接着，便是“嗤”地一声响，和“迷鸣”一声怪叫，那东西已被我打得凌空跌了出去。

这时，我已经知道，向我扑来、被我一拳打中的，是一只猫。

而那“嗤”地一声响，则是猫在被我打中，怪叫着向外跌去时，猫爪在我的衣袖上，抓了一抓，将衣袖抓下了大幅时发出来的声响。

这一抓，要是被它抓中了我的手臂，那不免要皮开肉绽了！

我未曾料到张老头的家中，竟然有这样的一头恶猫，几乎吃了大亏，我连忙定了定神，将外衣脱了下来，准备那头猫再扑上来时，可以抵挡。

这时，那头猫凌空落下，落在桌子上，弓起了背，竖起了尾，全身毛都耸了起来，一只碧绿的眼睛，望定了我，发出可怕叫声。

那是一头大黑猫。

或许是我平时对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样的大黑猫，它不但大、乌黑，而且神态之狞恶，所发出的声音之可怕，以及它那碧绿的眼睛中所发出的那种光芒之邪恶，简直使人心寒！

它耸立在桌上，望定了我，我也望定了它，一时之间，倒不知如何对付

它才好。

那只老黑猫，刚才凭空吃了我一拳，想来也知道我的厉害，一时之间，倒也不敢进袭，一人一猫，就那样僵持着。

约莫过了两三分钟，我心中不断地在转着念头，我这时的处境，突然之间，变得十分尴尬了。

本来，我只是准备进来打一个转，就立时退出去的，只要进来看看，我就呆以知道张老头究竟在屋中做一些什么事，我估计在张老头的住所之中，耽搁不会超过五分钟的时间。

可是现在却不行了，我甚至无法走出去，因为我走出去的话，必须转过身将门弄开，而当我背转身开门的时候，那么头老黑猫一定又会向我扑来，它的爪子是如此之锐利，给它抓上一下，不是玩的。

而我的行动竟然受制于一头老猫，这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！

我一定要先对付了那只老猫，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，我慢慢向前走出了一步。

才向前跨出了一步，那头老黑猫发出了一下怪叫，全身的毛竖得更直，闪闪生光的绿眼睛之中的失望意，也来得更甚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面对的，只不过是一只猫而已，连小孩子也知道如何去对待一只猫的。

可是这时，那头老黑猫的眼中，所射出来的那种邪恶的光芒，却不禁令我心寒，我像是面对着一头猛虎。

我又急速地向前，跨出了两步，我早已看出，只要我再向前走去，那头老猫定会再度向我攻击。

果然，我才向前踏出了两步，那头老黑猫的身子突然弹起，向我扑来。当它向我扑过来之际，它的四爪张开，白森森的利爪，全从它脚掌的软肉之中露出来，再加上它张大了口，两排白森森的利齿和它的漆黑的身子，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妖怪！

我早已伸手抓向了一张椅子，就在那头老黑猫张牙舞爪扑过来之际，我抡起椅子，对准了它，用力砸了过去。

“砰”地一声响，那张折铁椅子，正砸在猫身上，老黑猫发出了一下听了令人牙龈发酸的怪叫声，身子向后直翻了出去。

这一砸的力道真不轻，它直碰到了墙上，才落下地，一落地，一面弓着背，竖着毛，一面迅疾无比，奔进了睡房中。

我早已注意到，睡房的门虚掩着，大约打开半尺许，那头老黑猫，就在那半尺许隙缝之中，“嗖”地穿了进去。

老黑猫被我手中的铁椅击中，怪叫着惊窜，那本来是意料中的事情。

可是就在那头老黑猫自门缝中窜进去之后，意料不到的怪事却发生了！

黑猫才一窜进去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房闩突然紧紧关上，我也不禁为之陡地一呆。

如果窜进房的是一头狗，一进去之后，就将门关上，那我决不会有那种遍体生寒的诡异之感。因为一头受过训练的狗，是可以懂得推上房门的，可是，现在窜进去的却是一头猫。

而且，那“砰”地一声响，声音十分大，分明房门是被人用力推上的，一头黑猫，虽然它大得异乎寻常，难道竟会有那么大的力道？

我呆立在当地，连手中的铁椅也不记得放下来！

然后，我才想起，我是不应该呆立着的！

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椅子，走近那口箱子，箱子并没有上锁，我揭开箱子来一看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箱子中放着的东西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，那好像是一只六角形的盘，每一边约有两尺长短，看来好像是古铜的。

在那只盘的一半，密密麻麻，钉满了一种黝黑的、细小的钉子；另一半，却完全是空的，上面有很多纵横交错的线条，好像是刻痕的。

这是一件什么东西，我简直连想都无法想象，而正当我要伸手，去将这件东西拿起来仔细看一看之际，突然门口传来了声响，有人在开锁，张老头已经回来了！

我连忙合上了箱盖，先准备躲到房间去，可是房间中有那头黑猫在，我不想再和那头老黑猫发生了纠缠，所以，我来到了近大门口的厨房，躲在厨房的门后。

我才躲起来，大门已经推开，张老头走了进来，他的肋下，仍然挟着那只箱子。

他直向前走，经过了厨房门口，连望也不向内望一下，我趁他走过去之后，探头向外望去，只见张老头来到了那口大箱子之前，揭起了箱盖，将那口小箱子放了进去。

我曾经揭起大箱子来看过，知道他那口小箱子是放在那六角形的盘子上去了。

然后，他转过身来，我怕被他发现，立时又缩回身子，只听得他在叫，发出的声音十分古怪，然后，我又听到，在房门处，传来了一阵爬搔声，接着，便是张老头的脚步声、房门的打开声、猫叫声。

再接着，便是张老头的讲话声，屋中不会有别的人，他自然是在对那头猫在讲话。

我怀疑，张老头的神经不很正常，因为一个神经正常的人，是不会和一只老猫讲话的，可是我一路听下去，一路却不免有心惊肉跳之感。

只听得张老头在问：“作什么？你有什么事？”

那头老黑猫则像是和张老头对讲一样，发出古怪的“咕咕”声。

张老头又在道：“另紧张，我们可以再搬家，唉，这一次，要搬到乡下去……”

当张老头在讲话的时候，真叫人怀疑 he 可以和猫对谈，一个人，如果是通猫语的话，那真是天下奇闻了。

但后来听下去，却又不像，张老头只不过看出那头老猫神情紧张而已。

可是他继续说着话，却叫人莫名其妙了。

张老头在道：“你别心急，已经等了那么多年，就快成功了，还怕什么？再等几年，一定会成功的，再等几年，别心急！”

听他的声音，简直就像是在哄一个孩子，至少，也是对另一个人在说话。

但是我却知道，这屋子中，除了他和我之外，没有第三个人，他当然不是和我在讲话，他是对那只老黑猫在讲话，我突然起了一股十分难以形容的感觉，昨天晚上，曾见过张老头，他双手满是鲜血，他的行动如此诡异，在他的那口大箱子中，又放着一件我从来也未曾看到过的怪东西，而那只小箱子中，又不知藏着什么，现在，他又对着一只老猫在说话。

我真想直冲出去，问他究竟是在门什么玄虚，这时，张老头又道：“真

可惜，我们又要搬家了，这一次，搬到乡下去，好不好？”

除了张老头的讲话声之外，就是那头老黑猫的“咕咕”声。

虽然是在白天，这样的气氛，也是使人难以忍受的，我向外跨了一步，已然准备现身出去了，可是就在这时，张老头忽然向厨房奔来。厨房很小，我无处躲藏，当我想闪身到门后暂且躲一躲时，张老头已经冲了进来，他的手中，仍然抱着那只老黑猫。

张老头突然向厨房冲进来，这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事，我竟来不及躲到门后，张老头才一冲进来，和我打了一个照面，我只看到他苍白、惊惶的脸，和他所抱的那只黑猫的那一双充满了妖气的眼睛。

我一闪身，出了厨房，张老头追了出来，沉着脸喝道：“你偷进我屋来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微笑着：“张先生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而你的行动却怪诞诡异得超乎情理之外，所以我来查看一下！”

张老头发起怒来：“你有什么权利来查问我的事？”

我捺着性子：“我没有资格来查问你的事，但是，看你的情形，像是有什么困难，我帮助你，总可以吧！”

我自问话说得十分诚恳，可是，张老头板下了脸：“我不要任何人帮忙，更不要好管闲事的人来打扰我，你快走！”

我不肯走，又道：“我看你有很多烦恼，何不我们一起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张老头又叫了起来：“滚，你替我滚出去！”

这实在是极其令人难堪之极的局面，由于我是偷进来的，张老头这时出声赶我走，还算是很客气的了，我摇着手：“别激动，我走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继续下去，弄清楚你究竟在捣什么鬼，还有，你那口箱子中——”

我是一面说着，一面在向后退去的，当时，我已退到了大门口。

我指着那口大箱子，继续说道：“——是什么东西，我已经看到过了，也一定要弄清楚！”

我说着，拉开了大门，张老头却在这时，陡地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慢走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我立时道：“我看到了一只六角形的盘子，一半钉满了钉子。”

张老头盯着我，从他的神情看来，像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我才好，我也看出，事情可能会有一点转机，他不会再逼我走了。

但是，在我和他僵持了大半分钟之后，他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小伙子，事情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难道没有正经事要做？快走吧！”

他的语气，虽然已经柔和了好多，但是仍然是要我离去，我也心平气和地道：“张先生，我的正经事，就是要弄明白许多怪异的事，你如果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竭诚帮助你的。”

张老头的声音又提高了，他道：“我不要任何人帮助，你再不走，我拿你当贼办！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好的，我走，但是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有很为难的事，这件事，你独力难以解决的，我留一张名片给你，当你万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你打电话给我，好么？”

我将一张名片取出，递给他，他也不伸手来接，我只好将之放在地上，然后推开铁闸，走了出去。

当我来到电梯前的时候，我回过头去看，只见张老头站在铁闸后，手中

拿着我的名片，那头黑猫已经不在他的怀中，而是伏在他的脚下。

张老头看看名片，又看看我，脸上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气。

我知道，我的这张名片，已经多少发生了一些作用了。

我之所以留下一张名片给张老头，是因为我肯定，张老头的遇到的事，一定是怪诞得不可思议的，而且，他处在这种情形中，一定已有很多年了。

而我的名字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当然并不代表什么，然而我有自信，在一个长期遭遇到不可思议的怪事的人心中，却有着相当的地位，那自然是因为我连续好几年都在记述着许多怪诞莫名的事情之故。

如今，看张老头的神情，我所料的显然不差。

但是，他既然未曾开口叫住我，我了不便在这时候，再去遭他的叱喝。

反正，他如果对我有信心，而他所遭遇的，又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的话，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，再和我商议，何必急于一时？

所以，我只是向他望了一眼，电梯一到，我拉开了电梯的门，就跨了进去。

第三章 宋瓷花瓶稀世奇珍

我一路上反复地思索着，回到了家中，仍然有点神思恍惚。

白素含笑，问我：“又遇到什么怪事了？”

我一面摇着头，一面道：“可以说是怪事，也可以说不是，我觉得这件事，简直无从捉摸，根本不知从何说起才好！”

她笑着道：“将经过情形说来听听。”

我坐了下来，将有关张老头的事，讲了一遍，白素在听了之后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也真应该弄点正经事做做了，照你所说的看来，张老头只不过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，有什么值得追究的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，所以我说事情难以捉摸，因为在表面上看来，的确如此，但是我是身历其境的人，我总觉得，事情有说不出的诡异，可是，直到如今为止，我却什么也捕捉不到。”

白素笑道：“要是张老头真有什么为难的事，他自然会来打你的，你单凭‘感觉’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”

我伸了一个懒腰，的确，直到现在为止，一切我认为是怪诞的诡异的事，全然没有事实根据的，只不过全是我的感觉而已。虽然我对自己的感觉，有一定的自信，但终究是不能凭感觉来明白事实真相的，我也只好将这件事，放过一边了。

几天之后，我经过张老头的住所附近，又去转了一转，才知道张老头已经在当天下午就搬走了，搬到什么地方，没有人知道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中，我也为未曾进一步探索这件事而感到遗憾。但是张老头既然已经不知所终，再想追寻，也无法可施。

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奇怪的是，我对张老头的印象，反倒很淡薄了，唯独对那只大黑猫，却印象极其深刻，而且，从此之后，对于猫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，尤其是黑猫。

我想到，在西洋，黑猫被认为不吉和妖邪，多少是有点道理的，黑猫的眼睛似乎来得格外碧绿，当黑猫用它那种碧绿的眼睛瞪着你时，总会产生一

种十分不舒服之感，除非是真正爱猫的人，否则，只怕人人难以避免。

天气渐凉，一个下午，一位朋友拖我到一家古董店去，鉴定一件宋瓷。我对于古董其实也是外行，充其量只不过是爱好而已。

也正由于是爱好，所以看得很多，那位拉我去看古董的，是一个暴发户，钱多了，自然而然，想买几件好的东西，以便炫耀一番，所以我去的时候，实在很勉强，只不过听说那件宋瓷十分精美，是以才勉为其难。

到了那家古董店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暴发户，除了我之外，另外还约了好几个人，其中有两个，我还是认识的，那是真正的古瓷专家，国际公认的，那样倒好，因为我至少可以长不少知识。

我们一起坐在古董店老板的豪华办公室中，暴发户和我一到，就叫道：“老板，快拿出来，给大家看看，只要是真货，价钱再贵我都买。”

暴发户毕竟是暴发户，一开口，就唯恐人家以为他没有钱一样。

老板笑道：“我已经鉴定过了，照我看来，那是真货，我自己收藏的是玉器，要不然，我一定留着，不肯出让。”

一个专家道：“真正的宋瓷很少，藏家也不肯轻易卖出来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

老板走向保险箱前：“是一个老人托我代售，这种东西，卖一个少一个了！”

他打开了保险箱，取出了一只小小的箱子来。一看到那只小木箱，我便不禁呆了一呆，我立时觉得它十分眼熟，紧接着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一对黑猫的眼睛。

这只盒子，是我看见过的，那是在我偷进张老头家中去的那次，他就挟着那只小箱子匆匆走出去，又挟着这只小箱子走回来，将小箱子放进了大箱子之中。

难道，托古董店代售如此名贵瓷器的，就是张老头？

可是，我只是想了一想，并没有发问。因为我觉得，那没有什么可能。

宋瓷是价值极高的古董，而张老头的生活十分简单，他住在中下级的大厦，怎会有这样值钱的东西而不早出售？而且，这种类似的箱子，世上自然也不止一只。

老板将箱子拓朴到了一张桌子前，所有的人，全围在桌子边上。

老板打开了箱子，里面是深紫色的衬垫，在衬垫之上，是一对白瓷花瓶，瓷质晶莹透明，简直不像是瓷，像是白玉！

老板小心翼翼，拿起了其中的一只来，交给了身边的一位专家，那专家一面看，一面发出赞叹声来，又递给了身边的另一人。

花瓶传到了我手上的时候，由于它是如此之薄，我真怕一不小心会捏碎，所以十分小心。这样佳妙的瓷器，其实根本不必斤斤计较于它是不是真的宋瓷，本身就是具有极高价值的。

等到众人都看了一遍，老板又将之放进盒中，再拿起另外一只来，又传观了一遍，才发表意见：“这一对花瓶，简直一模一样，重量也不差分毫，真是杰作中的杰作，如果只有一只，还不算名贵，竟然有一对，可以说难得之极了！”

一位年纪最轻的专家首先道：“我可以签名证明，这是真正的宋瓷。”

这位专家一说，其余的专家也齐声附和，我自然也随口说了两句。暴发户乐不可支，立时掏出了支票簿来，看他写在支票上的银码，相当于三十万

英镑。同样的数值，可以购买一幢花园洋房了！

老板接过了支票，暴发户小心合上箱盖，捧着箱子：“今天晚上我请吃饭，在我家里，还有几样东西，要请各位看看！”

对于和这种暴发户一起吃饭，兴趣自然不大，但是我知道如果拒绝的话，一定又有一番口舌，不如去一下，应个景的好。

暴发户捧着花瓶走了，老板又从保险箱中，取出一些古物来供大家鉴赏，因为有那么多专家在一起，并不是容易的事。

我也和众人一起，看了一会，其中有几枚古钱和一只制作精巧之极的黄金表，真令人爱不释手，看了一会，我首先告辞。

直到离开了古董店，我才想起，忘了问老板一声，那托他代售古董的老头是不是姓张。

但既然已经走了，自然也不必再折回去了。

晚上，我最迟到暴发户的家中。

暴发户家里的气派真不小，我们先在他特设的古董间中，看他在半年内买进来的古董，看了一会儿，仆人来说，可以吃饭了，才一起离去。

暴发户自己，走在最后，他拉上门，取钥匙在手，看来是准备将古董间锁上的，而我就在他的前面。

就在暴发户已将门拉到一半之际，忽然之间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，陡地窜来了一只大黑猫，那只大黑猫的来势之快，在我的脚边窜过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就从门中，穿进了古董间。

暴发户喝道：“谁养的猫——”

他那一句话才出口，就听到古董间之内传出瓷器的碎裂声，一时之间，人人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暴发户的手仍然拉着门，门已关上了一大半，究竟那只黑猫穿了进去之后，打碎了什么，还看不出来。但是，不论打碎了什么，都是价值巨万的古董。

暴发户在听到了有东西的碎裂声之后，僵立着，甚至不知道推开门去看看，我忙道：“看看打碎了什么！”

暴发户这才如梦初醒，推开了门，五六个人，一起拥在门口，向内看去。

别人或者都在察看，究竟是什么东西被打碎了，但是我却只找那只大黑猫。

我一眼就看见，那只大黑猫伏在窗前的板上，缩成了一团，它像是自己也知道闯了大祸，是以它的神态十分紧张，身子缩成了一团，全身乌亮漆黑的毛，却根根耸起。它的那一对眼睛，也格外闪着绿黝黝的异样的光采。

我一看清楚了那只大黑猫，就陡地一怔，虽然世界上，黑猫不知有几千几万只，但是这一只黑猫，我却可以断定，它是张老头那一只。

就在我想向前走去之际，只听得暴发户在我的身后，发出了一下惨叫声，用力将我一推，已奔进了古董间，来到了古董橱之前，停了下来。

也在这时，在我的身后，传来了一阵叹息声。

我也看到，古董橱的玻璃破碎，放在里面的其他东西，都完好无损，但是那一对价值三十万英镑，暴发户新买来的瓷瓶，已经碎裂了？

暴发户奔到了古董架之前，手发着抖，怪声叫了起来，两个男仆和一个女仆也立时奔了进来。暴发户转过身来，脸色铁青，指着仍然伏着不动的那只黑猫，厉声道：“谁养的猫！”

三个作人面面相觑，一起道：“我们没有人养猫，这……这……一定是野猫？”

暴发户双手握着拳，额上的青筋，一根一根，都暴了起来，他的声音也变得嘶哑，看样子，他真像是要扑上去，将那只黑猫咬上两口？

我已经看出事情真是古怪之极。看来，一只猫撞了进来，打碎了两只花瓶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因为猫是不知道花瓶价值的，三十万镑的花瓶和三毛钱的水杯，对猫来说，全是一样的。

可是，那一对花瓶，却放在柜中，柜外有玻璃挡着，一只猫的冲击力量，是不是可以撞碎玻璃，还大成疑问，更何况什么也不打碎，就坏了那一对花瓶。

我心念转动，忙道：“别惹那头猫？”

可是，已经迟了一步？

暴发户向着那头猫，恶狠狠走了过去，伸手去抓那头黑猫。

而也就在这时，我的话才出口，黑猫发出了一下难听之极的叫声，身子耸了起来，猫的动作如此之快，连我也未曾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暴发户已然发出了一下惨叫声。

那头老黑猫落下地，一溜黑烟也似的自门中窜了出去。暴发户的双手，掩住了脸，血自他的指缝之中，直进了出来。

毫无疑问，他伸手抓猫，未曾抓中，但是猫爪子却已抓中了他的脸。

我连忙向他走去，一面向仆人喝道：“快打电话，召救伤车！”

我来到暴发户的面前，扶着他坐了下来，拉开他的手，暴发户不断呻吟着，他脸上的几条爪痕十分深，只差半寸许，几乎把他的眼球，都抓了出来，血在不断流着，一时之间，也无法止得住。

所有的客人都呆住了，暴发户的太太、子女也一起奔了进来，乱成了一团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反倒没有人注意那对被打破的花瓶了。

救伤车不一会儿就赶到，暴发户的头上，扎起了纱布，送到了医院中，一千人全跟到了医院，暴发户的太太，又嫌公立医院设备不好，立时转进了一家贵族化的私人医院，我没有跟去。

那时，我心中真是不舒服到了极点。

那头大黑猫，它为什么要特地来打破那一对花瓶呢？它一定是特地来打破那对花瓶的，世上虽然有不少凑巧的事，但断乎不会如此凑巧。

但是，一只猫，它怎会知道花瓶在什么地方？

那大黑猫，那只小木箱，这已使我可以肯定，事情和张老头有关，那一对花瓶，原来是张老头的？

我一想到这里，就走进了一个电话亭，打了一个电话，找古董店的老板。古董店的老板在接到了我的电话之后，显然想不起我是什么人来了，我忙又道：“今天，你卖那一对宋瓷花瓶给人，我也在旁的。”

古董店老板“唔唔”地应着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有什么指教？”

我道：“我想知道这一对花瓶的来源。”

老板呆了一呆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我加重语气：“一定要告诉我，事实上，我受警方的委托调查这件事，你如果不肯对我说——”

那古董店的老板，是一个地道的生意人，生意人怕惹是非，而且，我那样说，也不能说是故意恫吓，事实上，张老头和警方也多少有一点纠葛。

我的话，果然起了一些作用，古董店老板的声音，显得很慌张：“我不是不肯告诉你它的来源，事实上是我也不知道！”

我问道：“那么，这对花瓶，是如何会在你手上的？”

老板道：“一个人拿来，要在我这里寄售，我只不过抽一点佣金，他已经收了钱，走了。”

我并不怀疑老板的话，我进一步问道：“那个人什么样子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

老板发出了一两下苦笑声：“他年纪很大了，看来很普通，姓张。”

我一听得“姓张”这两个字，便不禁吸了一口气，我所料的，一点也不错，那对瓷瓶果然是张老头卖出来的，那只打破了瓷瓶的大黑猫，也正是张老头所养的那只。

我心中一面转着念，一面道：“你和那位张先生，一定有联络的办法的，是不是，不然，你如何能通知他，瓷瓶已经售出了？”

古董店的老板急得连声音也变了：“不，我和他没有联络，他每天打一个电话来问我，我才送走了你们，他的电话就来了，我就通知他来收钱。他一来，拿了钱就走了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不禁叹了一声，我相信对方讲的是真话，那么，我可以说不一点收获也没有。

虽然，我证明了那瓷瓶是张老头的，但这一点，在我见到了那只大黑猫之后，早已经肯定的了。

我好半晌不说话，古董店老板反倒着急了起来：“我会有什么事？那一对花瓶，可是它的来历有问题？”

我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之所以追查它的来源，也不是因为它的来历有问题，而是另外一些极其神秘的事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告诉你的，就是那对花瓶已经打碎了！”

古董店老板“啊”地一声，惊叫了起来，虽然我只是在电话中听到他的惊叫声，看不到他的神情，但是，在他的声音中，我还可以听出那种极度的痛惜。而且他的那种痛惜，显然不是由于金钱上的，而是痛惜一件珍品的被毁。

他在惊叫了一声之后，连声道：“那怎么会的？太不小心！那怎么会的？”

我道：“有一只老黑猫，忽然冲了进来，扑向花瓶。连古董橱的玻璃都打碎了，花瓶变成了一堆碎片！”

古董店老板连连叹息着，又道：“大黑猫？对了，那姓张的物主，第一次拿着花瓶来找我的时候，手中抱着一只黑猫，古怪得很。”

我心中略动了一动，对于整件事情，好像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但一时之间，却还没有办法将这些零碎的概念组织起来。我说一声“打扰”，放下了电话，人仍然在电话亭里，我在迅速地转着念，企图将我突然之间想到的一些零碎的概念，拼凑起来。

但是我所得到的十分有限，而且，我在将我自己的想法重新思索了一遍之后，觉得那仍然是荒诞得不可能的事。

第四章 警犬殉职

我的想法是，那对花瓶，是张老头心爱的东西，由于某种原因，他不得不出售，但是他又不甘心那样的实物落在别人的手中，所以又驱使那头大黑猫，去将之打碎。

这种想法的怪诞之处，是在于它的主角是一头猫，如果不是猫，而是一狗的话，那么，还或者勉强可以成立，因为狗能接受人的训练，为人去做很多事，但是，从来也未曾听说过，猫也能接受训练，去做那么复杂的一件事。

我苦笑着，推开门，走了出来。

由于我想到了狗，是以我走出了不几步，便又站定。狗！狗和猫是对头，狗对于猫的气味，也特别敏感，如果我有一头良好的警犬，那么，我是不是可以追踪到它的主要张老头？

我截住了一辆街车，十分钟之后，我在高级官宿舍中找到了杰美。杰美在听了我的叙述之后，望了我半晌，才苦笑地摇着头，仍然道：“好的，我和你一起找一头警犬。”

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和我去做这件事的，因为站在一个警务人员的立场而言，只对犯罪事件有兴趣，神秘的事情，不在他职责范围之内。

但是事情由他而起，如果不是在那次闲谈之中，他说出了张老头的事，就算我看到一只老猫，打破了一对花瓶，我也决不会追查其中原因，所以他有责任替我做点事。

杰美和我一起查了一下警犬的档案，查出警犬之中，有两只对于猫的气味特别敏感，然后，我们就一起去看狗，我看到其中一只，是十分雄俊的丹麦狼狗，我立时选中了它。

杰美看我选好了警犬，如释重负，说了一声“恕不奉陪”，又和带领警犬的警员，吩咐了几句，就自顾自地走了。我和那警员，带着那头丹麦犬，乘搭警车，直来到了暴发户的家中。

当我们进入那幢大洋房之际，那头丹麦警犬已现出十分不安的神态来，不住发出“呜呜”地低吠声，而且好几次，用力想挣脱那警员手中的皮带，经过警员连声叱喝，情形仍然没有改变多少。

我自然注意到那头丹麦警犬这种不安的神态，我知道，动物的感觉，比人敏锐不知多少，尤其是狗，有天生的敏锐的感觉。

这时，这头丹麦警犬，表现了如此的不安，是不是它已发现了什么呢？

可是，在我的眼中看来，华丽的大客厅中，似乎一切都十分正常。

那警员的神色，也有点异样，当我们向管家说明来意之际，那头丹麦警犬，以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，伏在地上，呜呜低吠着。

那管家是认得我的，在听我说了来意之后，他道：“好的，老爷和太太，仍在医院中没有回来，但这件事，我还可以作主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请你带我们到古董间去。”

管家点着头，转身向前走去，那警员用力拉着皮带，想将狗拉起来，可是那头高大的丹麦警犬，却仍然前腿屈着，后腿撑在地上，不肯起来，而且，它的低吠声，听来也显得非常凄厉。

那警员大声呼喝着，双手一起用力，才勉强将那头警犬拉了起来。

这种情形，连管家也看出有点不寻常，他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这狗有什么不对？”

那警员道：“奇怪，这是一头最好的警犬，从来服从性都是第一的，怎么今晚会这样子？”

我道：“是不是它已经觉出这屋子中，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？”

那位管家显然十分迷信，我那样一问，脸色发青忙道：“卫先生，别吓人！”

那警员皱着眉：“真奇怪，它或许闻到了什么特别的气味！”

那头丹麦警犬被拉得站起来之后，谁都可以看出，它的神态极其紧张，那警员拉着它向前走着，愈是接近古董间，它紧张的神态便愈甚，等到管家打开了古董间的门，它全身的短毛都一起竖起，对着古董间之内，大声狂吠了起来。

警犬的狂叫声，不但震耳，而且还十分急乱，吠之不已。那警员又和我互望了一眼，拉着警犬，进入了古董间。一进古董间，那警犬一面狂吠着，一面向着古董橱疾看病的过去。

那一扑，来得极其突然，而且，十分意外，那头丹麦警犬至少有一百磅重，这向前突然一挣一扑的力道，自然也极大，那警员手中的皮带，一个握不住，竟然被它挣脱，带着皮带，疾扑而出。

一看到身形那么高大的一头警犬，以如此劲疾之势，疾扑向古董橱，我也不禁大吃了一惊，那管家更是大声急叫了起来。

因为古董橱中，还有许多古董陈列着，那头黑猫，只不过打碎了一对瓷瓶，而这时，看那头丹麦狼狗向前扑的情形，这古董橱中东西，至少要被它打碎一大半！

那警员，在这一刹那间，也呆住了，因为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事情。

而那头狗向前扑出去势子，实在太快，谁都没有法子阻得住它了！

警犬是我带来的，要是闯了祸，我自然也脱不了干系，我手心捏着一把汗，只等听警犬扑上去，东西打烂的“乒乓”声了。

可是，那头警犬，一扑到离古董橱只有尺许之际，便陡地伏了下来，狂吠着，紧接着，又一个转身，直扑到窗前。

我记得，当那头大黑猫，在打碎了花瓶之后，自古董橱旁窜出来，也是窜到了窗台上，现在那头狗也从古董橱前，回扑到了窗台，由此可知，它的不安、它突如其来的行动和它的狂吠，全然是因为它闻到了那头老黑猫留下来的气味之故。

一想到这里，我叫了一声：“拉到那头狗！”

可是，随着我的叫声，那头丹麦狼狗突然又是一阵狂吠，自窗口反扑了过来，那警员立时赶过去，想将它阻住，可是狼狗用力一扑，竟将那警员扑倒在地，立时向门外奔了出去，去势快绝！

那警员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立时跃起，和我一起，向外追去。

我们才一出古董间，就听得屋后，男女仆人一阵惊叫声，和乒乓有东西倒地的声音。

等到我们追到后门一看，几个仆人神色惊惶，我忙问道：“那头狗呢？”

一个男仆指着后墙，声音发着抖道：“跳……跳出去了，那么大的狗，一下子就跳出去了！”

那警员连忙奔出了后门，后门外，是一条相当静僻的街道，那里还有那头高大的丹麦狼狗的影子？

那警员急得连连顿足，管家也从后门口走了出来：“卫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要关门了！”

我倒并不怪那个管家，因为刚才，那丹麦狼狗，要是直扑向古董橱的话，

这个祸闯得太大了。

人点了点头，管家忙不迭将后门关上，我对那警员道：“我们用车子去追。”

我们急急绕到了前门，上了车，一直向前驶着，可是驶出了几条街，仍然看不到那丹麦狼狗，而且，街道交岔，根本无从追踪了。

我和那警员相视苦笑，试想，带着警犬来追踪，想找到那头大黑猫的去向，但是结果，却连警犬都丢了，这实在是狼狈之极。

然而，有一点，我却可以肯定：那头丹麦狼狗，一定是闻到了那头大黑猫的气味，是以才一直跟踪下去的，只可惜我们连狗也找不到了！

我皱着眉，问那警员：“这只狗，平时对猫的气味，也那么敏感？”

那警员苦笑道：“没有，虽然敏感，但从来不像这次那样，我和它在一起，已经三年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它像今天一样！”

我道：“狗是不会无缘无故失常态的，照你看来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那警员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又道：“它才一进屋时，神态紧张，像是十分害怕，你拖也拖它不动，后来，怎么又突然挣脱了，向前猛扑了出去？”

那警员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一类狼狗，极其勇敢，就算面对着一只猛虎，它也敢搏斗，我想，它开始时并不是害怕，只是不肯轻敌！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因为我心中的疑团，非但没有得到丝毫解决，反倒更甚！

那头大黑猫，它和别的猫，有什么不同呢？

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，但是一定有所不同，那可以肯定。因为它仅仅有一些气味遗留下来，已经使那头优良的警犬大失常态。那头警犬，自然是知道这老猫有何异常之处的，可惜，警犬就算在，也不能告诉我们，何况它也不见了！

我们又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，那警员道：“算了，这头警犬受过良好的训练，它会自己回来，真对不起，要不要另外找一头来试试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不必了！”

那警员送我回家，他回到警局去。我刚进家中，神色不定，白素迎上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将一切经过都对他说了一遍，白素静静地听着，等我讲完，她才道：“这种事，如果早两百年发生，那么，这头大黑猫，一定被认为是妖怪的化身，是成了精的妖怪！”

我干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看来，那真的不是的猫，是猫精！”

白素柔声地笑了起来。

她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却知道，她是在笑我，因为没有头绪，心情激愤，而丧失了理智，我自己想一想刚才所下的结论，也觉得好笑。

白素道：“不能算！”

自然不能算，这件事，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实在太多，怎么能算？

首先，张老头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每天不停地敲打，是在做什么？何以他第一次搬家，会留下了一副猫的内脏，他那只大箱子中，那只六角形的盘子，一半钉满了像钉子一样的东西，又是什么？那头大黑猫，何以如此怪异？何以会大失常态？

一连串的问题，或许其中的一个，有了答案之后，其余的便会迎刃而解，

但是，我却连其中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也没有答案。

虽然，整件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是我好奇心极其强烈，要是能就此罢手的话，那么我以前，也遇不到那么多奇事了。

白素也知道，劝我罢手是不可能的事，她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我能帮助你什么？”

我苦笑着，摊了摊手：“连我自己也不知该如何着手，你能帮我什么？”

白素没有再说什么，过了片刻，她用另一件事，将话题岔了开去。

当天晚上，我睡得极其不安，做了许多杂乱而怪异的梦，以致第二天，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。

当我吃过饭，正在想着，用什么法子才可以找张老头时，电话响了。我拿起电话来，就听到了杰美的声音，他开门见山地道：“卫，要不要来看一看昨天的那头警犬？”

我略怔了一怔，他的问题，问得很怪，我道：“哦，那头警犬回来了么？”

杰美道：“不，有人在一条巷子中发现了它，我们将它弄回来的，它死了！”

我又怔了一怔，那头高大的丹麦狗死了！我呆了极短的时间，才道：“死狗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杰美道：“你来，或者你看到了死狗，会对它的死因发生兴趣的？”

我急问道：“它是怎么死的？”

杰美道：“我们还不能肯定，要等你来了，一起研究，才能决定！”

我知道又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是以我说了一声“立刻就来”，放下电话，就直赴警局。

到了警局，杰美已等在门口，昨天的那警员也在，还有几个警官，我们略打了招呼，就向内走去，迎面却遇上了杰克上校，上校见到了我们，伸手用力拍我的肩头，道：“朋友，我不喜欢见到你，你一来，事情就来了！”

我道：“上校，我并不是来看你，我是来看一头死狗的！”

杰克上校一定以为我在故意骂他了，面色立时一沉，杰美忙解释道：“上校，有一头警犬死了，我们请卫先生一起来研究一下死因！”

杰克上校略呆了一呆，才笑着走了开去。我们一直来到了化验室中，那里，有一个小型的冷藏库，昨天的那警员拉开了一个长柜，我向那冷藏柜中一看，也不禁呆住了！

那是一头十分巨大的死狗，遍体是血，全身几乎已没有什么完好的地方，全身都被抓破，抓痕又细又长，而且入肉极深，有的甚至抓裂到骨！

那样细、长、深的抓痕，决不会是什么大的猛兽抓出来的，一看到那样的抓痕，就自然而然，使人联想到猫的利爪！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猫！”

杰美点了点头：“是猫的爪，但是，一头九十七磅重、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，有可能给一头猫抓死么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想起我第一次偷进张老头的住所之际，那头大黑猫自我身后突然偷袭的情形。当时，我出手反击，已经击中了猫身，但是猫爪划过，还是将我的衣袖抓裂了！

我又想起那暴发户脸上的抓痕，只要移近半寸，只怕连他的眼球，都会被抓出来！

我喃喃地道：“别的猫，或者不能，但是那头大黑猫却能。”

杰美是听我说起过的那头大黑猫的，他道：“原来你以前说的，张老头的黑猫，是一只山猫！”

山猫是一种十分凶狠的动物，尤其北美洲山猫，其凶猛的程度，几乎可以和豹相提并论，杰美这时，作那样的推测，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但是我却可以肯定，那头猫，不是山猫。

山猫和猫的形态虽然相似，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没有全黑的山猫，但是我却可以分得出猫和山猫的不同之处。张老头的那只是猫，是一只大黑猫，而决计不是一头山猫。

是以我立时道：“谁说那是一只山猫？”

杰美指着那死狗：“如果不是山猫，你怎么解释这情形。”

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无法解释，事实上这只猫实在太怪异了，如果不是为了那样，那我昨晚也不会连夜来找你，想找到这只猫了！”

杰美皱着眉：“本琿，这件事和警方无关，但是这只猫这样凶恶，可能对市民有妨碍，我们要找到张老头才行！”

我道：“那最好了，警方要找一个人，比我一个人去找容易多了，一有他的消息，希望你告诉我。”

杰美点头道：“可以，其实，我看不出事情有什么神秘，那只猫，一定是一头凶狠的山猫。”

我不和他争，现在争论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杰美没有见过那只猫。

我默默无言，又向那只狗望了一眼，这头丹麦狼狗在临死之前，一定曾奋力搏斗过，它昨晚一闻到那头大黑猫的气味，如此不安，可能已经感到将会遭到不幸，但是，它还是窜了出去。

我抬起头来：“杰美，你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做，第一，狗爪之中，可能有那头大猫的毛或皮肤在；第二，带其他的警犬，到发现狗中的地方去调查。”

杰美望着我，他的神色十分疑惑，分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。

过了片刻，他才道：“你说那是一头普通的猫？”

我大声道：“我只是说，那不是山猫，只是一头又肥又大的黑猫，它当然不普通，普通的猫，不能杀死一头丹麦狼狗，我自己也受过这头黑猫的袭击，如果不是我逃得快，我臂膀上的伤痕，只怕至今未愈。”

杰美苦笑了一下，他忽然道：“这件事，我请你去代办，怎么样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便反问道：“为什么？是为了这件事，根本不值得警方人员作正式调查，还是因为有什么别的原因？”

杰美忙道：“当然是由于别的原因！”

他略顿了一顿，不等我再发问，又道：“这件事，实在太神秘了，可是其间，又没有犯罪的意图，如果由警方来处理的话，连名堂都没有！”

我听得他那样说，倒也很同情他的处境，我来回踱了几步，才点道：“好的，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，你最好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和你的上司杰克上校说一说，比较好些！”

杰美道：“当然，你和上校也是老朋友了，他一定会同意由你来处理的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，只管说，我们会尽力而为！”

第五章 老布大战老黑猫

我本来已打定了主意，想向警方要几头警犬，但是这时却改变了主意。当然，我仍然要利用狗来找那头黑猫，因为事实证明，那头老黑猫的气味，极其强烈，狗可以找得到它，但是我却要更好的狗。所以我道：“不要帮助，有了结果，我会告诉你，发现狗尸的地点是——”

杰美将发现狗尸的地点告诉了我，我离开了警局，那时，我早已打定了主意，去找我的一个喜欢养狗的朋友，向他借一头狗。

那个朋友承受了庞大的遗产，生活过得极其舒服，一生除了养狗之外，没有别的嗜好，他的衣著，破旧得像是流浪汉，但是他手中所牵的狗，却全是举世闻名的好种，王公富豪也未必养得起。

我和这位陈先生不算是太熟，只是见过几次，但是我却有把握向他借到一头最好的狗，因为如此喜欢狗，最受他欢迎的客人，一定是专为他的狗而去的人。

我驾了十多分钟车，将车子停在一幢极大的花园洋房之前，那屋子有一个极大的花园，车子才停在铁门外，就听到花园中传来了一阵吠叫声，我觉得，一个人，能够长期在那样犬吠声不绝的环境中而甘之如饴的，神经方面，总不能说是太正常。

我下了车，按门铃，四五头大狼狗，向铁门扑了过来，狂吠，前足搭在铁门上，人立着。

我按了大约两分钟，我知道，这间大屋子中，只有他一个人住着，因为不论他出多少工钱，都没有仆人肯替他服务，所以我耐心等着。

过了三五分钟，我才看到他走了出来，他向铁门走着，在他和身边，有十几只大大小小的狗，在奔走跳跃，吠叫着打圈儿。

他来到了铁门前，看到了我，我道：“想不到吧，我来看看你的狗。”

一听说我是特意来看他的狗只，他高兴得立时咧开了口，大声呼喝着，那十几只狗，仍然在他的身边打着转，但是已不再乱吠，在铁门前的几只大狼狗，也退了开去。

他打开铁门，让我走了进去，有几只比较小的狗，立时走了过来，在我脚边乱嗅，一头大狼狗，霍地扑了过来，前足搭在我的肩上，伸长了舌头。

我忙叫道：“喂，叫你的宠物，别对我太亲热了！”

他哈哈笑着，叱开了那头大狼狗，和我一起走进屋子去，在我们身边的狗，愈来愈多，少说也有三五十只了。我们进了屋子，狗也跟了进来，我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：“老陈，我想向你借一只狗，要最凶恶善斗的。”

他呆了一呆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可是受了邻居恶狗的欺负，想报仇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不是，受了一头猫的欺负。”

老陈呆了一呆，忽然笑了起来：“你是在和我开玩笑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一点也不，老陈，这头猫，已经抓死了警方一头丹麦狼狗，那丹麦狼狗人立起来，比我还高——”

我才讲到这里，老陈忽然惊叫了起来：“老汤，你说的是老汤？”

我道：“是啊，你知道这头狗？”

老陈不安地来回走着：“这头狗，是我送给警方的，怎么，它给一头猫抓死了，这……不可能吧，它勇敢凶猛得可以斗一头狮子！”

我苦笑道：“不论它如何凶猛勇敢，它死在猫爪之下！”

接着，我将经过的情形，向他约略说了一遍，那头死在猫爪之下的丹麦

狗，原是他养的，那就再好也没有了，他会知道，应该有哪一头狗，才能够对付那只老黑猫。

我在讲完之后，才道：“所以，我来向你借一只狗，能够对付那头猫的！”

老陈又呆呆地想了片刻，才道：“照这样的情形看来，只有派老布出马了。”

他所有的狗，是他最得意的，都叫“老”什么，我不知道“老布”是一头什么样的狗，但他是专家，他既然那么说了，老布自然是他这里最凶猛善斗的狗了。

那就是说，老布纵使不是全世界最凶猛善斗的狗，也必然是全亚洲最善斗的狗了。

我望着屋子中团团打转的那些狗：“那一头是老布？”

老陈笑了起来：“老布不在这里，老布和那些狗不一样，你跟我来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外走去，我跟在他的后面，到了花园中，更多的狗聚了过来，奔跃着，吠叫着，我看到好几头高大凶猛得难以形容的狗，我总以为老布一定在其中了，谁知仍不然，老陈带着我，继续向前走着。

我们走过了一列久已未经修剪的矮冬青树，说也奇怪，本来至少有几十头狗，跟着我们的，但是一到了那列冬青树前，那许多狗，十之八九，已经掉头奔了开去，只有三四只特别凶猛的，还在冬青树前，逡巡来往，可是也没有跟我们走进来。

我心中暗自称奇，我们又走出了十来码，我根本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勇猛的狗在，老陈忽然指着前面的一个土墩：“你看，老布正在休息！”

我循他所指看去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老陈所指的，正是那个小土墩，而老陈指着，说那是老布的时候，我仍然以为那是一个小土墩，直到那“小土墩”忽然动了起来，我才看出，那是一头狗。

这头狗，也不像是其他的狗一样，一见主人，就摇尾狂吠，它只是懒洋洋地站了起来，这时，我才看出它之所以不摇尾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根本无尾可摇，它没有尾。它全身像是没有毛一样，只有土褐色的、打着叠起着皱的、粗糙的皮肤，身子粗而短，腿也是一样，头极大，脸上的皮，一层一层打着褶，口中发出一阵呜呜的低吠声，形状之惨，实在是无以复加！

我不禁失声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老陈像是被我踏了一脚一样。怪叫了起来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老布，是全世界最美丽的狗、最勇敢的狗，它可以打得过一头野牛，这种美丽的纯种狗，世界上不会超过十只！”

我忙道：“是，可是它的样子——”

这是，老布正摇摇摆摆，看来很迟钝地在向前走来，我一面说，一面想伸手去摸摸它那全是打褶皱纹的头皮，可是老陈立时拉住了我的手：“别碰它，它的脾气差一点。”

我知道老陈所谓“脾气差一点”的意思，是以我连忙缩回了手来。

老陈走到一只箱子前，打开箱盖，取出了一根很粗的牛腿骨来，蹲下身，将骨伸向老布的狗口：“老布，表现你的牙力给客人看看！”老布低吠着，突然一张口，咬住了牛骨，只听得一阵“格格”的骨头碎裂声，那根比人手臂还粗的牛骨，在老布短得几乎看不见的牙齿之下，碎裂得像是鸡蛋壳一样！

我不禁吸了一口气：“好了，我相信它合格了，但是，它的脾气如果不

好，我怎能带它出去办事？”

老陈道：“那不要紧，第一，我会交代它很服从你；第二，你必须将它当作是你的朋友，老布的性格很特别，它决不喜欢人家呼来喝去，遇到了强敌，它也不会大惊小怪，它是真正的高手，有高手风范，和别的狗完全不同！”

我听得老陈这样形容他的狗，几乎笑出声来，但是我总算忍住了没有笑。

老陈示意我也蹲下身子来，这时，老布像是也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了，它掀着鼻子，像是在嗅着我。但是却并不接近我。

老陈握着我的手臂，将我的手，放在它的头上，我接触到了它的皮肤，只觉得它短而密的毛，就像是钢刺一样地扎手。

老布伏了下来，由我抚摸了两下，老陈道：“你应该有所表示了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才一面抚摸着老布，一面道：“老布，你真是一头了不起的狗，多从来也未曾见过像你这样的狗，你刚才表现的牙力，真叫人惊叹！”

我不能肯定老布听得懂我所讲的话，但是老布这时，却摆出一副很欣赏我对它夸奖的话的神态。据老陈的解释是，狗嗅觉极其灵敏，像老布这样的好狗尤甚，而一个人，心中念头转动的时候，会散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，害怕的时候、欢喜的时候、憎厌的时候以及诚恳或虚假的时候，都有不同的气味，狗可以分辨得出来，所以老布至少可以知道我夸奖它的那几句话是真正出自我的衷心，所以它很高兴。

这只是老陈的解释，由于他是一个对狗如此着迷的人，是以他的话，我也只好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，但是老布却的确对我友善起来了。

老陈接着又拍着它的头：“老布，他要请你去对付一个凶恶的敌人，你要尽力！”

老布又低吠了几声，它的吠叫声，是从喉间发出来的，听来极其低沉。老陈道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带它走了！”

老布的颈际，并没有项圈，它的颈又粗又短，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带它走，老陈看出了我的难处，笑道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它和别的狗不同，它不要皮带，你走哪里，它会一直在你身边跟着，记住，它脾气还是不好，别让别人碰到它的身子，尤其是头部。

我知道这绝不是泛泛的警告，是以我紧记在心中，老陈和我站了起来，一起向外走去。

老布挪动身子，跟在后面，它的样子，看来有些迟钝。

当我们和老布一起走出那一列冬青树之际，满园的犬吠声，突然一起静了下来，所有的狗，都留在原地，蹲伏着不动，如临大敌地望定了老布。而老布却若无其事，仍然蹒跚地跟着我们。

老陈笑道：“老布初来的时候，有一头凶恶的狼狗相欺负它，它先是一动也不动，后来，当围旁边的狗愈来愈多的时候，它一张口，就咬断了那头狼狗的颈，从此之后，情形就像现在那样了！”

我看了看花园中群狗的情形，也无法不相信老陈的话。

我们一直来到了花园的门口，我才道：“老陈，老布要去对付的那头猫，十分古怪，要是老布有了什么不测，那怎么办？”

老陈怒道：“胡说，老布打得过一头饥饿的老虎！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万一呢？”

老陈道：“那也不关你事，我会再去找一头比老布更好的狗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忽然停了下来，接着，便摇着头：“实在没有比它更好的

狗了!”

他蹲下来，在老布粗糙的头上，拍打着，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来。我心中在想，如果他看到了那头丹麦狼狗惨死的情形，他或者就不肯将老布借给我了!

但是，我只是想着，并没有说出来，因为看来，老布确然是一头非同凡响的狗，何况它要去对付的猫，不论多么凶恶，总只是一头猫。

我也趁机拍着老布的头，好使老布对我亲热些，然后，我走出门外，老布跟在我的身边，知道它已由主人借给我了。

我先打开了一边车门，不等我催促，老布已经跳进了车子，坐在驾驶位的旁边。

别看老布在行动之际，好像很迟缓，但是它这一跃，却是快得出奇，我对它的信心大增，上了车，直向那头丹麦狗尸体被发现的地址驶去。

那是一条巷子，巷子的一边，是一列仓库的房子，另一边，是一幅空地，有木板围着，空地中堆了不少旧机器和废车身，巷子中也堆了不少杂物，车子根本无法驶进去，所以我在巷口停了车。

我下车，老布也跟着下了车，它仍然靠在我的身边，我知道狗尸是在巷子的尽头处发现的，是以我向巷子中走去，一面注意着老布的神态。在刚一下车的时候，老布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可是才一走进巷子几步，老布忽然蹲了下来，我继续向前走了几步，不见它跟上来，就停下来等他。

当我转过头去看它时，发现老布的形体整个变了!

老布身上的皮，粗糙而打着叠，本来松松地挂在身上，看起来样子很奇怪。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全身的皮都光滑无比，那情形，就好像是它的身中忽然充进了一股气。

它站着，身子看来大了许多，神态更是威猛，连我看了，心中也不禁骇然，因为狗不论如何善解人意，总不过是一头畜牲。

虽然他的主人曾要它服从我，可是如果万一它对我攻击起来，要我赤手空拳，对付一头神态如此猛恶的恶狗，倒也不是容易的事!

是以，我不由自主，向围隔空地的木板靠了一靠，准备万一老布向我扑过来时，可以越过木板，向空地上逃走，那比在巷子中好得多了。

可是，当我靠着木板站定之后，我立即发现老布的神态，在突然之间，变得如此威猛，目的并不在我的身上，而在巷子的前端，因为它的一双眼睛，直视着巷子的尽头，我循着它的视线向前望去，巷子的尽头，除了堆着几个木箱之外，却又没有什么别的东西。

而就在这时，老布开始行动了，它开始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

老布的腿，本来就短得可以，这时它在向前走去的时候，每跨出一步之后，四腿并不伸直，是以看来，像是肚子贴着地一样。

但是它那种全神戒备向前走出的形态，却是极其威武的，就像是武侠小说中形容高手的动作经常所用的“相停岳峙”一语。当它在向前走的时候，它看来不像是一头狗，而像是一只发现了猎物的狮子。

我等它在我身边走过，就跟在它的后面。

幸而这时，巷子中一个人也没有，不然，见到一狗一人，这样如临大敌地向前走着，一定会大惊小怪。

老布一直维持着同样的形态，走到了离巷子尽头的那些木箱，约有七八码处，才停了下来。它一停下，就发出了一阵惊人的吠声。

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布的吠叫声，它的吠叫声如此之响亮，而且这样突然，令得我吓了一跳，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制止住它吠叫之际，它的整个身已经弹了起来，以极高的速度，向前扑去。

它扑出的目标，显然是那些大木箱，相隔还有七八码左右，一扑就到，吠声也更急。而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大木箱中，一声猫叫，也扑出了一只大黑猫来。

老布的动作快，那只大黑猫的动作更快，以致我根本无法看清老布和大黑猫，交手的“第一招”是如何的情形。

但是，在猫叫和犬吠声交杂中，第一个回合，显然是老布吃了亏。

因为我看到大黑猫一个翻滚，向外滚出开去，老布的背脊上已多了一道血痕，那大黑猫的猫爪是如此之锐利，一爪划过，在老布粗糙的皮上，抓出了一道一尺来长、足有半寸深的抓痕。

可是老布却像是全然未觉一样，大黑猫才一滚开来，老布立时一个转身，立即向前扑出，而且，张开口向猫就咬。老布的口是真正的血盆大口，我真有点奇怪何以老布的颞骨所以作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张开，大黑猫的利爪又抓出，可是老布的一口，已经咬了下去。

眼看那头大黑猫，这次非吃亏不可了，我看，它的一条腿，非被老布一口咬了下来不可，但是大黑猫就在那一刹那间，一个打滚，在老布的头前，滚了过去，利爪过处，老布的脸上又着了一下重的，鲜血沥在墙上。

这一下，老布也似乎沉不住气了，一扬前爪，“拍”地一声，一爪击在老猫的身上，击得猫儿又打了一个滚，发出了一下极难听的叫声。

而老布虽然身上已有了两处伤痕，它的动作只有更快，它趁热疾扑而上，黑猫正在翻滚，已被老布直扑了上去，黑猫翻过身来，猫爪向老布的腹际乱划，只见老布的腹际，血如泉涌。

可是老布却也在这时，咬住了黑猫的头。

老布是世界上最好的狗，这一点，我直到这时候，才算是体会了出来。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老布咬住了猫头，它却并不是一口就将猫头咬了下来，而是微抬起头，向我望来，要知道，这时，猫爪仍在老布的腹际乱抓，看来老布要被它的利爪将肚子剖开来了！

我急忙奔了过去，黑猫的头全在老布的口中，颈在外面，我一把用力抓住了黑猫的颈皮，老布立时松了口，我将那只大黑猫，提了起来。

大黑猫再凶，颈际的皮被我紧紧抓住，它的利爪，也抓不到我的身上，只见它四爪箕张着，锐利的猫爪，闪闪生光。

老布发出一阵低吠声，居然又向前走了几步，淌了一地血，才陡地倒了下来。

这时，我不禁慌了手脚，老布如果得不到抢救，一定会流血过多而死，也直到它倒了下来，我才看出它腹际的伤痕有多么深、多么可怕。

幸而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有两个人，从巷子的口中经过，我立时大声叫了起来。那两个人听到我的叫喊声，奔了时来。

我一手仍然紧紧地抓着那头大黑猫的颈皮，大黑猫发出可怕的叫声，挣扎着，力道十分大，我要尽全力，才不致给它挣脱。

第六章 化验中截猫尾的结果

那两个人奔到我面前，看到这等情形，呆了一呆，他们实在是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的。我大喝道：“别呆着，快打电话叫救伤车来！”

那两人又是一呆：“先生，你受了伤？”

我喘着气：“不是我，是这头狗！”

我伸手指着地上的老布，老布不像是躺在地上，简直是淌在一大泊鲜血之中。

那两个人搔着头，我心中虽然急得无可形容，但是也知道事情有点不怎么妥当了，救伤车是救人的，就算救伤车来了，见到受伤的是一条狗，也必然不顾而去，说不定还要告我乱召救伤车之罪。

可是，怎么办呢？老布必须立即得到急救，它决不能再拖延多久了，而我又要制住那头黑猫，绝不能再让它逃走，我喘着气，急得一身是汗：“你们会开车？我的车子就在巷口。”

那两个人一起点头。

我忙道：“那么，请你们抱起这头狗来，我送它到医院去，我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报酬，这头狗，是世界上最好的狗。”

那两个人立即答应了一声，一个还脱下了外衣，扯成了布条，先将老布的身子扎了起来，才抱着它，向巷口走去，一路滴着血。

到了车旁，我取出了车匙，叫两人中的一个打开了行李箱，我准备将那头大黑猫，锁在行李箱中。

我抓住了那头黑猫的颈际，一个人帮我托起了行李箱盖，那头大黑猫在不断挣扎着，我是领教过它动作之敏捷的，是以，当行李箱打开之后，我不禁踌躇了起来，我是不是可以将黑猫放进去，而从容合上行李箱盖，将它困在里面呢？

当然，我的动作可以快到半秒钟就完成，但是，只要有半秒钟的空隙，那头黑猫就可能逃走了。

我在车子旁呆了几秒钟，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，那两个人反倒着急了起来，其中的一个催着我：“喂，你发什么呆？那狗要死了。”

我忙道：“我在考虑如何将这只猫关进行李箱去！”

站在我身边的那人道：“你怕它逃走？将它抛进去，不就可以了？”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采取妥善的办法，自然也没有时间，去向那人解释这只老黑猫是如何异乎寻常，因为这时，与多一分钟的耽搁，就可能影响老布的性命。

我先扬起手臂，将那头黑猫高高提了起来，那猫一定知道将会有什么事发生，所以它在被我提高的时候，发出可怕的嗥叫声来。

那种声音，实在不应该由一头猫的口中发出来的，是以在我身边的那人，不由自主，向后退出了一步，我左手抓定了行李箱的盖，高举起来的右手，猛地向下一摔，五指松开。

老黑猫被我结结实实地摔在行李箱中，而我的右手，也立时向下一沉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行李箱盖盖上了，我双手的动作，配合得十分之好，相差不超过十分之一秒。但是，我还是对那只黑猫估计太低了。

行李箱盖“砰”地盖上之前的一刹那，黑猫一面发出可怕的声音，一面已经向外窜了出去。我一看到这种情形，连忙后退，同时也将我身边的那人拉了开去。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们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，要是被大黑猫迎面扑中的话，那就非步老布的后尘不可。

我拉着那人疾退出了两步，只听得一阵可怕的嗥叫声和抓搔声，黑猫仍然在行李箱上。

我看到在它的利爪过处，车身上的喷漆，一条一条，被抓了下来，黑猫全身毛耸起，眼张得老大，那情形真是可怕极了。

在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弄不清那是怎么一回事，我还以为那头黑猫恨极了我，要作势向我扑过来对付我，是以又后退了几步。

然而，我立即看清楚了，黑猫并不是不想走，而它不能走，因为我的动作快，它虽然及时向外窜来，但是还差了那么一点：它的尾巴，夹在行李箱盖之下了！

这时，它正在竭力挣扎着，它的利爪，抓在车身上，发出极其可怕的声音来。

当我看清了这样的情形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！

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任由它的尾巴夹在行李箱盖之下而驾车走，我也没有办法再打开行李箱盖来，因为一打开箱盖，它一定逃走！

我呆了约莫半分钟，已坐在司机位上的人，又大声催促着。

我一横心：“我们走！”

我和另一个人，一起走进车厢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决定是：先将老布送到兽医院去再说！

就在我们两人相继进入车子之际，车子发动，也就在那时，黑猫发出了一下尖锐之极、令我毕生难忘的惨叫声，带着一蓬鲜血，直窜了起来。

我转过头去，鲜血沥在车后窗的玻璃上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黑猫自车身上，越过了围住空地的木板，窜进了空地之中。

它的尾巴，断了大半截，断尾仍然夹在行李箱盖之下，那一大蓬鲜血，是它挣断了尾巴的时候冒出来的。

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啼笑皆非！

费了那么大的劲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捉到这头老猫，从老猫的身上，再引出它的主人张老头来，来解释那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。

可是现在，闹得老布受了重伤，我却仍然未曾得到那头猫。

如果勉强要说我有收获的话，那么，我的收获，就是压在行李箱盖下的那截猫尾。

我苦笑着，时间不允许我再去捉那头猫了，老布等着急救。

而事实上，就算我有足够时间的话，我也没有可能捉得到它了！

我只好吩咐道：“快到兽医院去！”

车子由那两人中的一个驾驶，车厢中也全是血，那是老布的血，我的脑中，乱到了极点，我曾经对付过许多形形色式极难对付的人和事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到现在为止，最叫我头痛、感到难以对付的，就是这头又大又肥又老又黑的怪猫。

车子到了兽医院，老布被抬了进去，我给了那两个人酬金，他们欢天喜地地离去，我和兽医谈了几句，又来到兽医院之外，打开了行李箱盖。

行李箱盖一打开，半截猫尾，跌进了行李箱中。我拎着尾尖，将那半截猫尾提了起来，苦笑了一下。

要扯断一截那样粗的尾巴，连皮带骨，决不是寻常的事，我真怀疑一只猫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力量和勇气，来扯断自己的尾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这只猫做到了！

我呆了片刻，顺手拿起行李箱中的一块胶片，将那段猫尾包了起来。

在那时候，我真还未曾想到，这半截猫尾有什么用处，能给我什么帮助。

但是我还是将之包了起来，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收获了。然后，我又回到兽医院，先洗净了我手上的血，才去看老布。兽医已经替老布缝好了伤口，老布躺在一张床上，一动也不动，我走到它的身边，它只是微微睁开眼，我问兽医道：“它能活么？”兽医道：“如果人伤得那么重，肯定不能活了；但是狗可能活着，动物的生命力，大都比人强得多，不过现在我还不能肯定，至少要过三天，才能断言。”

兽医望着我，望了片刻，在那片刻之间，他脸上现出极度疑惑的神色来，道：“这是一头极好的战斗狗，是什么东西，令它伤成那样的？它好像和一头黑豹打过架。”

我苦笑道：“它和一只黑猫打过架。”

兽医呆了一呆，看他的神情，多半以为我是神经病，所以他没有再和我说下去，又拿起注射器来，替老布注射着，我转过身，打了一个电话给老陈，告诉他老布在兽医院，伤得很重。

老布受伤的消息，给予老陈以极大的震动，在电话中听来，他的声音也在发颤，他道：“我就来，告诉我，它怎么样了？”

望了望躺在床上的老布，我只好苦笑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，它还有没有死！”

老陈一定是放下电话之后，立即赶来的，他的车子还可能是闯了不知多少红灯，因为十分钟之后，他就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。

那时，老布连眼也不睁开来，我以为老布已经死了，还好兽医解释得快，说他才替老布注射了麻醉剂，使他昏迷过去，以减少痛苦，要不然，老陈真可能嚎啕大哭。

我向老陈表示我的歉意，令老布受了得伤，但是老陈根本没有听到，他只是在向兽医发出一连串的问题。老陈是养狗的专家，对于医治护理伤狗的知识十分丰富，问的问题，也很中肯。

我和他说几句，他就挥手道：“你管你的去吧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知道我再留在这里，也是没有用的事。是以我走了出来，上了车子，呆坐了片刻，才驾着车离去，我心中实是乱到了极点，所以，在半小时之后，我竟发觉自己，一直只是漫无目的地驾着车，在马路上打着转！

我勉力定了定神，才想起在车子的行李箱里，还有着一截猫尾巴在。

这只大黑猫，既然如此怪异，我有了它的一截断尾，或许可以化验出什么来。警方有着完善的化验室，我自自然要去找一找杰美。

我驾车直驱警局，找到了杰美，和他一起来到化验室，当然，我拿着那截猫尾。化验室主任看到那截猫尾，便皱起眉来：“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杰美望着我，我只好道：“我想知道，这只猫，和别的猫是不是有所不同？”

主任的声音尖了起来：“你在和我开玩笑，猫就是猫，有什么不同？”

我只好陪着笑，因为我的要求，对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化验室主持人而言，的确是有点想入非非的。

我支吾着道：“或许可以查出一点什么来，例如这只猫的种类、它的年纪，等等。”

主任老大不愿意地叫来了一个助手，吩咐助手去主持化验，就转身走了

开去。我和杰美两人，自化验室中，走了出来。

杰美以一种十分诚恳的态度，拍了拍我的肩头：“卫斯理，这件事，我看算了吧！”

我瞪着眼：“算了，什么意思！”

杰美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别再追样下去了，你也不至于空闲到完全没有事情做，何必为一头猫去烦个不体？”

我呆了片刻，才正色道：“杰美，你完全弄错了，站在一个警员的立场而言，这件事，的确没有再发展下去的必要了！”

杰美笑着：“在你的立场，又有何不同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不同，在我而言，这件事，还才开始，我刚捉摸到这件神秘莫测的事的一点边缘，你就叫我放弃，那怎么可能？”

杰美摊着手：“好了，你是一个神秘事件的探索者，正如你所说，警方对这件事，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化验一截猫尾，在警方的工作而言，可以说，已到了荒唐的顶点。”

我明白了杰美的意思，心中不免很生气：“我知道了，自此之后，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们，事实上，本市有好几家私人化验所，设备不比这里差，既然你认为这件事荒唐，我去将猫尾回来。”

杰美看到我板起了脸说话，显然生气了，他忙陪笑道：“那也不必了，何必如此认真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这半截猫尾，是我唯一的收获，我不想被人随便搁置一旁，作不负责任的处理，我要详尽的报告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拿回来！”

看到我这样坚持，杰美也乐得推卸责任，他考虑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也好，由得你。”

他转身走进，将那半截猫尾取了出来。我心中生气，也不和杰美道别，径自上了车，到了另一家私人的化验所。

那化验所的人员，看到了我提着半截猫尾来，要求作最详尽的化验，也不禁觉得奇怪，但是他们的态度却比警方化验所人员好得多，接受了我的要求，并且答应尽快将结果告诉我。

在接下来的两天中，我真可以说是苦不堪言。因为老陈坚持要在兽医院中，日夜不离，陪着老布，照顾他所养的那一大狗的任务，便落在我的身上。

老布的伤害，是因我而起的，这桩任务虽然讨厌，但是我却也义无反顾。

一直到第三天，老陈才回来了，他神情憔悴，但是精神倒还好，因为老布已经渡过了危险期。

我回到家中，足足沐浴了大半小时，才倦极而卧，才朦朦胧胧醒来，白素正站在我的身边：“那家化验所的负责人，打了好几次电话来，我看你睡得沉，没有叫醒你。”

一听得那样的话，我倦意立时消除，一翻身坐了起来，白素已替我接通了电话。

我拿过电话听筒来，劈头第一句就问道：“有什么特别的结果？”

那负责人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一样，并没有立时回答我的问题，支支吾吾了好半晌，才道：“我们已证明，那是一头埃及猫，不过，你最好来一次。”

我追问：“有什么特别？”

那负责人坚持道：“电话中很难说得明白，你最好来一次，我们还要给你看些东西。”

我心中十分疑惑，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，但是那一定是极其古怪的事，可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，而希望有不同寻常的发现，那正是我的目的，是以我放下电话，立即动身。

我被化验所的负责人引进了化验室，负责人对我道：“我们以前，也作过不少动物的化验，大多数是狗，你知道，动物的年龄，可以从它骨骼的生长状况之中，得到结论的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负责人带我到一张台前，台上有一具显微镜，他着亮了灯：“请你看一看。”

我俯首去看那具显微镜，看到了一片灰白色的、有许多孔洞、结构很奇特的东西。一面看，我一面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负责人道：“这是一头狗的骨骼的钙组织切片，这头狗的年龄，是十七岁，骨骼的钙化，到了相当紧密的程度，没有比较，或者你还不容易明白的。”

负责人换了一个切片：“这是十岁的狗。”

我继续看看，一眼就看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，钙组织的紧密和松有着显著的分别。

我道：“你想叫我明白什么？”

负责人又替我换了切片：“请看！”

我再凑眼去看，看到的仍是一片灰白，我知道，那仍然是动物骨骼钙组织的切片，可是，那灰白的一片，其间却一点空隙也没有。

非但没有一点空隙，而且，组织重叠，一层盖着一层，紧密无比。

我道：“这一定是年纪很大的动物了！”

负责人望着我：“这就是你拿来的那半截猫尾的骨骼钙组织切片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感到很兴奋，总算有了多少发现了，我问道：“那么，这猫有几多岁？”

负责人的脸上现出十分古怪的神色来，他先苦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两天前我已经发现了这切片与众不同之处，我曾请教过另外几位专家——”

我感到很不耐烦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道：“这头猫，究竟多老了？”

负责人挥了挥手：“你听我讲下去，其中一位专家，藏有一片鹰嘴龟的骨骼钙组织切片标本，那头鹰嘴龟，是现时所知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生物，被证明已经活了四百二十年的。”

这时，我倒反而不再催他了，因为我听到了“四百二十年”这个数字，我呆住了。

从他的口气听来，似乎这头黑猫，和活了四百二十年的鹰嘴龟差不多，这实在是是不可能的。

然而，我还是想错了！

负责人的笑容更苦涩，他继续道：“可是，和猫尾骨的切片相比较，证明这只猫活着的时间更长，至少超过四倍以上。”

我张大了口，那负责人同样也以这种古怪的神情，望定了我。

过了好半晌，我才道：“先生，你不是想告诉我，这只猫，已超过了一千岁了吧？”

负责人有点无呆奈何道：“一千岁，这是最保守的估计。卫先生，如果不是靠估计，撇开了我们所有原来知道的知识不论，单就骨骼钙组织切片的比较，那黑猫已经超过了三千岁了。”

我嚷叫了起来：“太荒诞了，那不可能！”

负责人摇着头：“可是，这是最科学的鉴别动物生活年龄的方法，动物只要活着，骨骼的钙化，就在不断进行着。”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找了一张椅子，坐了下来，因为在那刹那间，我有点站立不稳之感。

我早已看出那头黑猫，又肥又大，是一头老猫了，但是，无论我怎么想，也无法想到它竟老到三千多岁。而且，化验室负责人说“超过三千岁”，正确的数字，他不能肯定。人类的文明记载，才多少年？说长一点，算是四千年吧，那么，这头黑猫难道老得和人类的文明一样，它竟是那样的一头老猫！

我坐定了之后：“所长，那不可能。”

所长摊开了手：“这也正是我的结论：那不可能。然而，我又无法推翻观察所得，所以我要请你你来，和你当面说说。”

我只觉得耳际“嗡嗡”直响，过了好一会，我才又道：“其它还有什么发现？”

所长道：“其它的发现很平常，证明那是一头埃及猫，猫正是由埃及发源的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有这样的发现之后，我更要去寻找那头大黑猫和张老头了。我真怀疑，张老头养这头猫，不知是不是知道这头猫已经老得有三千多岁了？

我走向化验所的门口，所长送我出来：“那半截猫尾，你是要带回去，还是——”

我道：“暂时留在你们这里好了！”

所长忙道：“好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看看这一头猫，这实在不可能。”

我已经在向外走去了，可是突然间我想起来：“所长，你说你曾邀请专家来研究过，他们的意见怎样，请你说一说。”

所长道：“有几位专家说，这只猫一定患过病，或是由于内分泌不正常，所以形成了骨骼钙组织的异常变化，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假定了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任何猫，即使是一头凶恶得如同那头大黑猫一样的猫，也决计不可能有三千岁那样长寿。事实上，除了某些植物之外，根本没有如此长命的生物。那么，看来，所长所转达的专家们的意见，才是合理的解释。

然而，当我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眼前又出现那只大黑猫的那一对眼睛来，如此光芒四射、如此深邃，那看来，不像是一对猫的眼睛，倒像是什么有着极其深远的智慧的生物一样，这对眼睛，使人有它比聪明的人类更聪明的感觉。

第七章 妖猫的报复

我脑中的思绪很乱则以我在不由自主地摇着头。

所长又重提刚才的话：“如果你有那头猫，我想详细检查一下。”

我问道：“你还想发现什么？”

所长略想了一想：“刚才我对你说的，那位专家的准则，听来好像是唯一合理的解释，但是事实上也有它不合理之处！”

我望着他，老实说，我的心中，反倒愿意那位专家的解释正确。我曾给

不少怪异的事弄得心神不定，但是从来也未曾像这一次一样，给一头猫弄得这样颠倒过，我实在不想再提起任何有关那只猫的事了，所以我宁愿它是一只普通的老猫，只不过是有些不正常，是以才形成了它骨骼钙组织的异常变化。

可是，所长却又说那不合理！

我望着所长，并没有出声，所长接着又道：“你知道，任何生物，都有生长的极限，简单地说，一头猫，如果它的骨骨钙组织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它早就无法活下去了。”

我略怔了一怔：“可是这头猫，却是活生生的！”

所长皱起了眉：“所以我要看看这只猫，卫斯理，用人的情形来作譬喻，这种情形，就像是有‘灵魂’顶着一个早已死亡的僵尸复活了！”

听得所长那么说法，我不禁苦笑了起来。

事情愈来愈荒诞了，我呆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有‘灵魂’借用了那只猫的身体呢？”

所长像是自己也知道这种假设太不可思议了，是以他也自嘲地笑了起来：“借尸还魂的事，究竟不怎么可靠，而且，人的尸体有机会被保存几千年，猫的尸体有什么机会，被保存几千年？”

我思绪本就已经够乱的了，再给所长提出了“借尸还魂”这个问题来，我更是茫然摸不着一点头绪。在那样的情形下。我莫名其妙地变得暴躁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太荒谬了，根本不可能有借尸还魂的事！”

所长睁大了眼，奇怪地望着我：“噢，我一直认为你是想象力极丰富的人，你一直说，宇宙之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，所谓不可能，是人类的知识还未发展到这一地步，是自我掩饰的词令。为什么你今天忽然改变了想法？”

我无法回答他的这个问题，只好苦笑着，拍着他的肩头：“请原谅我，因为我实在给这头猫弄得头昏脑胀，不想它再出什么新的花样了！”

所长摇着头：“不要紧，我也不过随便说说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一定会尽力去找那头猫，和它的主人，找到之后我通知你。”

所长高兴地答应着，送我出来。

到了外面，阳光照在我的身上，我看到了马路上的那么多行人，才肯定我自己仍然是在我所熟悉、生长的世界之中。

我一定要找到那头猫，要在一个大城市中找到一头猫，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是，要找一个人的话，那就容易得多了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要找到张老头。

那头猫是张老头养的，张老头甚至经常带着它外出(古董店老板说的)，那么，张老头对这只猫一定极其熟悉，我想，如果找到了张老头，事情一定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，不会像现在那样一片迷雾了。

但是，要找张老头的话，该如何着手呢？

我一面走，一面在想着，终于决定了去找古董店的老板。

当我见到了古董店老板之际，他对那对被猫打碎了的花瓶，不住款嘘，并且告诉我，那暴发户也去找过他，希望再找一对同样的花瓶。

这正合我的来意，我怂恿他登一个广告，表示希望和那位出让花瓶的张先生见面，我替他拟了这则广告，广告的文字，暗示着这对花瓶的卖主，如果和古董店老板再见面的话，可以有意想不到的额外的好处。

人总是贪心的，我想，张老头在看到这则广告之后，或者会出现和古董店老板联络。

我除了这样做之外，似乎已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了。

本来，我也想到过，那头黑猫自己扯断了尾，血淋淋地逃走，或者张老头会带它到医兽院去，我似乎应该到全市的兽医院去调查一下。

但是，我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一则，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已经迟了，如果张老头曾带猫求医，一定早已去过了。二则，我认为那头猫既然如此异乎寻常，那么，张老头十之八九，不会带它去求医的。

我回到了家中，每天都等古董店老板来通知我张老头出现的消息。可是一连等了七八天，都是音讯杳然。

白素看到我有点神魂颠倒，不住地劝我放弃这件事。事实上，张老头要是不出现的话，我想不放弃，也不可能了。

天气渐渐凉了起来，是在离开我和化验所所长谈话的十天之后，那一天，我们夜归，我和白素由一位朋友的车子送回来。

为了不过分麻烦人家，车子停在街口，我们走回家，当然要走的距离不会太长，大约是两百码左右。

那时，是凌晨三时，街上静得出奇，我才走了十来步，就停了下来，十分惑疑地问：“你觉得么？”

白素呆了一呆：“觉得什么？”

我有点紧张地道：“好像有人躲在黑暗中望着我们！”

一个敏感的人，是时时会有这种感觉的，我是一个敏感的人，白素也是。这时，我看白素的神情，显然她也有了同样的感觉。

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着自己，那是一种十分微妙、很难形容的事。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实际上，还根本看不到任何人，也看不见黑暗之中有什么眼睛的光芒，但是却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感觉，使得人感到极度的不舒服。

白素和我的脚步慢了下来，我低声道：“小心，可能会有人向我们袭击。”

白素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那么静，要是有什么人向我们袭击的话，一定会有声响发出来的。”

我们一面说，一面仍然在向前走着，已经可以看到家门了，我又低声道：“未必，或许当我们听到什么声音时，已经迟了！”

愈是接近家门口，那种被人在暗中监视着的感觉愈甚，可是四周仍是静得出奇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和白素都感到十分紧张，我们终于到了门口，没有什么事发生，我取出了钥匙来。

就在我要将钥匙插进锁孔之际，忽然听到白素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那真是不到百分之一秒之间发生的事，白素才一叫，我便觉出，半空之中，有一团东西，向着我的头顶，直扑了下来。

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白素一面叫，一面已然疾扬起她的手袋来。

那团自我头上扑下来的黑影，来热快到了极点，但是白素的动作也很快，“拍”地一声，手袋扬起，正打在那团东西上。

那团东西，发出了一下可怕的声音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陡地想起，自半空之中向我真诚下来的，正是那头老黑猫！

也就在那一下难听之极的猫叫声中，我的身子，陡地向后一仰，我已看清了那头猫，它那双暗绿的眼睛，闪着一种妖光。

白素的手袋击中了它，但是它的身在半空中翻腾着，利爪还是在我的肩

头上疾抓了一下，使我感到了一阵剧痛，我立时飞起一脚，正踢在它的身上，它再发出了一下怪叫声，又滚了开去。

等到我和白素一起赶过去追它时，它早已跑得踪影不见了。

这一切，加起来，只怕还不到十秒钟，我感到肩头疼痛，白素也惊叫了起来：“你被它抓中了！”

我低头看去，肩头上的衣服全碎了，血在沁出来，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快进去！”

白素急急开门，我已将上衣和衬衫，一起脱了下来，肩头上的伤痕，约有四寸长，还好，入肉不是太深，但是也够痛的了。

进了屋子，白素替我用消毒水洗着伤口，又扎了起来：“这猫……我看你要到医院去。”

白素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满面皆是愁容。

而我的心中，也觉得不是味道到了极点，我曾和许多世界上第一流的搏击专家动手，而了无损伤，可是现在地叫猫抓了一下，那自然不是滋味之极了。可是看到白素那样着急，我只好装着轻松一些：“到医院去？不致那么严重吧！”

白素却坚持道：“一定要去！”

我也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，那只猫，分明是有备而来，向我来报断尾之仇的，虽然，从来也没有猫爪上有毒的记载，可是那是一头异乎寻常的怪猫，谁知道它的爪上有些什么？

为了安全计，我的确应该到医院去，接受一些预防注射，是以我点了点头。

我们立即离开了家，在车中，我仍然努力在开解白素，我笑道：“这倒是一篇很好的神秘小说的题材，这篇神秘小说，就叫着‘妖猫复仇记’好了！”

白素一面驾着车，一面瞪了我一眼：“别不将这只猫当作一回事，它既然能找到你，一定不肯就将你抓一下就算了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是么？它还想怎样，难道想将我抓死？”

白素皱起了眉不说话。

这时，我自然没有把白素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不论怎样，我的“敌人”只不过是一头猫，要是我连一头猫也斗不过的话，那还像话么？

所以，当时我只觉得好笑。

但是，当我从医院中回来之后，我就笑不出来了。

在医院中，我接受了几种注射，医生又替我包扎了伤口，等到我回家的时候，天已亮了。

还未打开家门，我就首先发现，有一块玻璃碎了，而一推开家门，看到客厅中的情形，我和白素两人都呆住了！

我立时发出了一下怒吼声——这是任何人看到了自己的家遭到这样卑鄙而彻底的破坏之后，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反应。

我双手紧紧地捏着拳，直捏得指节“格格”作响，白素则只是木然站着。过了好一会，白素才首先打破沉默：“我早知道它会再来的！”

我在那一刹那间，有天旋地转之感，客厅中的破坏，是如此之甚，所有可以撕开的东西，都被撕成一条条，桌布、皮沙发的面、窗帘，都变成了布条，甚至连地毯也被撕裂了。

墙上挂着的字画，全成了碎片，有很多，好像还曾被放在口中咀嚼过。

所有可以打得碎的东西，都打成了粉碎，甚至一张大理石面的小圆桌，上面也全是一条一条的抓痕，石屑散落在桌面和地上。

如果说这样的破坏是一头猫所造成的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件事。

但是，那的而且确是一头猫所造成的！

是猫的利爪，将一切撕成了碎片，是猫打碎了一切可以打碎的东西。自然，那不是一头普通的猫，就是曾被我捉住过、弄断了它尾巴的那头妖猫！

我和白素互望着，我们的心中，都有说出来的气愤，家中的一切陈设家私，全是我们心爱的，我们的家，是一个温馨可爱的家，但是现在，一切全被破坏了，最令我们气愤的是，对方只是一头猫，就算你捉到了它，将它打死了，又怎么样？它只不过是一头猫！

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去，到了楼梯口，白素身子忽然微微发起抖来：“楼上不知怎么样了？”

我陡然地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发疯一样地向上，冲了上去。还好，楼上的一切，没有损坏，我打开了几间房门，房间内的一切，也未曾损坏。我和白素，一夜未睡，都已经相当疲倦了，但是我们都没有休息，我们要收拾客厅中被毁坏的一切。等到将一切被弄坏了的东西都搬弄了出去之后，我们的屋子，看来就像是要搬家一样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。

到了中午时分，胡乱吃了一些东西，我们上楼，在书房中，面对面坐下来。

白素喃喃地道：“我早知道它会再来？！”

一听到白素重复那句话，我突然站了起来：“它还会再来！”

白素睁大了眼睛望着我，我道：“看，我使它断了尾巴，它来报仇，是不是？”

一头猫来向人寻仇，这事情听来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是实际上，那猫的确是来报仇的，是以白素在呆一呆之后，点了点头。

我指着自己的肩头（它还在隐隐作痛），道：“现在它的报仇并没有成功，它只不过将我抓了一下，我伤得很轻，它虽然破坏了我客厅中的一切，但是对一头猫而言，那是难泄它心头之恨的——”

我讲到这里，提高了声音：“所以，它还会再来，再来对付我！”

白素苦笑道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我实在受够了！”

我冷笑着：“看我捉到了它之后如何对付它！”

白素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对付它，它毕竟只是一头猫。”

我实在恨极了，我道：“然而，它比人还可恶，我不会放过它！”

白素又望了我半晌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希望你因此而变得残忍！”

在白素没有那么讲的时候，由于我恨那头猫，恨到了极点，是以我心中，不知盘算了多少方法，当我将那头猫捉住之后，可以虐待它，我甚至想到，要用沸水来淋它！

可是，当我听到白素那样提醒我，我不禁感到很惭愧，我想：我是怎么了？我从来也不是一个无聊到要虐待动物来泄愤的人，可以说，我从来也不是有那种残忍虐待心理的人。

残忍的虐待心理，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，是人类野蛮的天性之一。这种野蛮的天性，虽然经过数千年文明的熏陶，但是还是很容易在没有知识的人身上找到这种根深蒂固的野蛮天性。在街头上，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身高几乎

六尺的大人在虐待小动物么？

我更一向认为，这种虐待残忍心理，从虐待小动物开始，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野蛮和下流，那是一种兽性，是我最厌恶的事情。

但是，我自己却也在想着用沸水淋那头猫！

白素的话，使我感到惭愧，也使我感到。那头猫，在使我渐渐趋向不正常，再下去的话，我可能会神经失常，变成疯子！

我心中暗暗吃惊，镇定了好一会儿，我才道：“不论怎样，我一定要捉到那头猫！”

白素幽幽地问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我道：“希望它今天晚上再来，我去准备，我料它今晚再来，一定会来攻击我！”

白素现出骇然的神色来，那头妖猫——称之为妖猫绝不为过——可以说防不胜防，人枉为万物之灵，但是在狙击方面，想胜一头猫，可以说极不容易！

但是白素立时镇定了下来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！”

想到那头猫还会来，而我又可能捉到它，精神不禁为之一振。

我们先将要准备的东西记下来，然后去分头去买。

等到晚上，我们因为精神紧张和亢奋，反而不觉得疲倦了。

我们估计那头猫，如果够乖巧的话，可能要到下半夜才来，是以天色才黑，刚吃完了晚饭，我们就睡了。我将一张大网，放在床边。

那张网和捉蝴蝶的网差不多，有一个长柄，是结实的尼龙织成的，柄上连着一根绳子，可以将网口收小，我将网放在床边，以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得到。

白素有她的办法，她将一条相当厚的棉被，放在身边备用。

我们两人，也经历过不少大敌，这时为了对付一头猫而如此大动干戈，想起来，实在有点啼笑皆非。

八点钟，我们全睡着了，究竟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，所以一睡着了之后，就睡得很甜，闹钟在午夜二时，将我叫醒，我又摇醒了白素。

我们都躺在床上不动，等着，倾听着。

静得出奇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所有的窗子，全拉上了窗帘，所以房间中也暗得出奇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我们等了足足一个钟头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我低声道：“或许它不来了！”

白素苦笑了一下，我知道她苦笑的意思，那头妖猫，今晚就算不来，明晚也会来的，明晚不来，后晚来的可能性就更高。

而我们是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的。

我不出声，在黑暗中，又等了半小时，我打了一个呵欠，正想说“我们别再等了吧”，忽然，房门上，传来了一下轻微的抓搔声。

我立时推了白素一下，我们都在床上躺着不动。我自然不认为一头猫可以有能力旋转门柄，开门进房间来。

但是我却清楚记得，我第一次到张老头家中去的时候，那猫曾在逃进房间之后，将房门大力关上的。

今晚，我是特地等它来的，在我醒来之后，已将房门打开，房门只是虚掩着的。

所以，在听到那一下抓搔声之后，我们立时一动也不动。

没有声响继续传来，但是我却可以知道，房门已经被推开，因为有些微亮光射了进来。

紧接着，我更可以肯定，那头猫已经进来了！

我自然不能在黑暗之中，看到一头大黑猫的行动，但是我却可以看到它的一对眼睛。它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妖里妖气的光芒，它在了无声息地走进来。

我已经抓住了那张网的柄，那头猫也来得十分小心，它缓缓地向前走着，看来像是一个惯于夜间行凶的凶手。

我紧紧地抓住肉柄，注视着它一闪一闪的眼睛，然后，突然之间，扬起网来。

我和那头猫，几乎是同时发动的，我才一扬起网，那猫也在这时，扑了上来，它才一扑起，像是已经知道不对头了，是以它发出了一下怪叫声，而那张网，也在这时，向它兜头罩了下去。

手中一沉，我知道那头猫已经落网了，我也不禁发出一下欢呼声来，这时，我早已坐起了身来，立时想去收紧网口，可是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手中一轻，那头妖猫，意然又跳了出去。

但是它才一跳出去，又是一声怪叫，它的那双绿黝黝的眼睛，已经不见了，同时，它的叫声，听来也变得十分沉闷。

同时，白素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快开灯！”

我跳了起来，着亮了灯，看到白素将那张大棉被，压在地上，她又手紧按在棉被上，那头猫，显然被压在棉被之下！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，白素可能还不知道那头猫厉害，她以为用一张厚厚的棉被，将猫压住，就可以没有事了。

但是，我却知道，那头猫的爪，利得超乎想象之外，棉被虽然厚，它一样可以抓得穿。

所以我急忙叫道：“你快让开！”

白素却还不肯走，道：“我不能让开，挣扎得厉害！”

这时候，白素按着棉被，棉被下的那头猫正在竭力挣扎着，从那种挣扎的程度来看，白素按着的，不像是一头猫，倒像是一个力气十分大的人！

我已拿着网，走了过来，也就在这时，白素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身子站了起来。

不出我所料，猫爪已经抓裂了厚厚的棉被，一只猫脚，已经自棉被中直透了出来。

我挥动着那张网，连棉被罩在网中，然后，收紧了网口，白素避得快，并没有受伤。

等到我收紧了网口之后，我们两人才松了一口气，虽然我们对付的，只不过是一头猫，但其激烈的程度，却是难以想象的。

当我将猫和棉被一起网住的时候，猫还是裹在棉被之内的。

但是这头老猫，却立时挣扎着，撕裂棉被，自被中钻了出来，它发出可怕的声音，咬着、撕着，想从网中挣将出来。可是那张网是用十分结实的尼龙绳结成的，它一时之间，难以挣得脱。

那张棉被，在网中，已成了一团一团的碎片，白素走了出去，推了一只铁笼进来，那也是我们早就准备好的，我提起网，放进铁笼，将铁笼完全锁

好，才松开了网口，那头大黑猫怪叫着，跳了出来，在笼中乱撞。

我先抖动着网，将网中的破棉被全抖了出来，然后，才缩回网来，那时，我可以好好地注视着在笼中的那头大黑猫了。

第八章 和一只猫做朋友

我曾经和那头大黑猫面对着许多次，但是每一次，都是紧张和充满刺激的，根本没有机会好好打量它，只有现在，它在铁笼之中，是绝对逃不出来的了，我才能对它作仔细的观察。

我和白素都盯着它，黑猫在铁笼中乱撞，撞击的力量之大，令得铁笼也为之左右摇摆不定。

但是，只过了几分钟，它像是发现自己再挣扎下去，也是没有用的了，是以它静了下来，伏着，望着我们，发出一连串“咕咕”的声音。

那是一头极大、给人以极度怪之感的黑猫，尤其当它没有了那条长尾之后，看来更是怪异。

白素最先开口：“好怪的猫，你看它的眼睛，充满了仇恨！”

那的确是一对充满了仇恨之光的眼，暗绿色的光芒之中，有一股使人战栗的力量！

但是，它已被我关在笼子中了，我自然不会怕它！

我立时冷笑了一声：“我眼睛中仇恨的光芒大概也不会弱，你要记得，它将我们的家破坏得如此之彻底！”讲到这里，我忽然一阵冲动，抬起脚来，向铁笼“砰”地踢了一脚，大声道：“妖猫，你也有落在我手上的一天，哈哈！”

这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话和动作，但是我做了，而且，我在做了之后，还像小孩子那样，高兴得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大黑猫却是蹲着，发出“咕咕”声，我对白素道：“怎么处置它？有一位朋友很喜欢吃猫肉，据说老猫的肉，特别好吃！”

白素皱起了眉，摇着头道：“别开玩笑，猫又听不懂你的话，不知道你在恐吓它！”

我又掉转头，去看铁笼中的那头猫。在那一刹那之间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我觉得白素错了，那头猫听得懂我的话！

当我说到有人喜欢吃猫肉的时候，我千真万确地感到，那头猫的脸上和眼睛中，都现出恐惧的样子来。

为了要证明这一点，我又对着它狠狠地道：“我先用沸水淋它，将它活活淋死！”

当我这句话出口之际，显然连白素也和我有了同样的感觉！

她陡然地叫了起来：“天，它好像听得懂你的话，知道你在恐吓它！”

那头猫听得懂我的话，实在是没有什么疑问了，因为当我说及要用沸水淋它之际，它的神情，又惊恐又愤怒，身子也在发抖！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猫或狗，本来就是十分聪明的动物，但是聪明到能听得懂充满威吓的语句，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。

或许是我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，神情十分凶狠，所以那头老猫才感到惊恐。

为了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，我转过身去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将它淋死，将它的皮剥下来，制成标本，作为我重新布置客厅时的装饰。”

我在对白素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一面向白素做手势，示意她留意那头猫的反应；另一方面，我是背对着那头大黑猫的，而且我将语气放得相当平静。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如果那头老猫听不懂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它是不会有特别反应的。

可是，我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已经看到白素现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来。

我连忙转过身来，只见那头老猫躬起了身子，全身的毛都倒竖起来，从它的那种神态看来，它显然是紧张到了极点！

白素忙道：“它刚才恶狠狠地扑了一下，看来，它是想扑向你的！”

我蹲下身子，和那头大黑猫正面相对，我大声道：“你完了，你再也不能作怪了！”

大黑猫的毛张得更开，身子弓得很可怕，望定了我。

这时，我倒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！

那是一头不寻常的猫，我是早已知道了的，但是我却不知道它竟然不寻常到了这一个地步，它竟可以听得懂人的交谈！

我向着它笑了一下：“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，那更好了，你是一头妖猫，但是现在，不论你有什么妖法，都难以施展了，你会被我处死！”

大黑猫仍是弓着身，听着，暗绿色的眼，望定了我。

白素忽然道：“先将它推到地下室去再说，我不喜欢它的那对眼睛。”

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我可以肯定，这头大黑猫，可以听得懂我的话，但是它在叫什么，我却不懂，暂时，除了将它先关在地下室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

我双手按在铁笼的柄上，我一走近铁笼，那头猫就直窜了起来，利爪抓住了铁笼中的孔眼，整个身子挂着，又发出可怕的声音来。

那头大黑猫的形像是如此之可怕，以致我推着铁笼到地下室去的时候，白素要跟在我的后面和我一起去，怕我会有什么意外。

我们来到地下室，退回到门口，熄了灯，在黑暗中看来，那对猫眼，更是可怕。

明知那头猫在铁笼之中，不可能逃出来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起见，在离开地下室的时候，我还是小心地将地下室的门上了锁。

回到了卧室，白素望了望我，低下头去：“我忽然感到，我们该和那头猫化敌为友才好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你怎么对它说？它会领略我们的好意？”

白素皱起了眉：“或者，我们该将它放出来。”我吃了惊，双手乱摇，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，可是一提起要将那头猫放了出来，老实说，我就忍不住要心惊肉跳。

我忙道：“别傻了，好不容易将它抓住，怎能将它放出来？经敌为友那一套，对付坏心肠的人也未必有用，何况是如此凶恶的一头猫！”

白素望着我：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我勉强笑了一下：“当然，我不会真的用沸水去淋它，我想，它被我们捉住了之后，那位张老先生，一定十分着急，我在报上登一个启事，叫他和我们相会，大家商量一下。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那张老头，可能比大黑猫更难应付。”

我道：“也许，但是他总是人，至少我们可以讲得通，而且，张老头也没有锐利的爪。”

白素道：“别冤枉了猫，人有刀、有枪、有炸弹，何必还要靠利爪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笑道：“你怎么啦，忘了那头猫还来了这样彻底的破坏！”

白素白了我一眼：“你也别忘了，是你先使它失了一条尾巴。”

我摊开了手：“手了，这头妖猫，知道有你这样的一个辩护者，不知道会怎么感激你！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说什么。

连日来的紧张已经过去，我已经捉到了那头猫，我觉得十分轻松，自然也觉得狠疲倦，是以打了一个呵欠，躺了下来，不及全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大白天。白素不在床上，我大声叫了两下，也没有人应我。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有一头妖猫在家里，任何事都可以发生，我一面叫着，一面下了楼，到了楼下，才听到白素的声音，自地下室传了出来：“我在这里！”

我冲进了地下室，看到白素坐在那只铁笼之前，铁笼中有两条鱼，那只猫，天保佑，还在笼中，缩在一角。

白素一看到我进来，就道：“你看，它不肯吃东西，可能因为被困在笼中的缘故。”

我冷笑着：“那怎么样，还在餐桌上插上鲜花，请它吃饭？”

白素不以为然地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刻薄，它只不过是一头猫！”

我悻然道：“幸而它是一头猫，如果它是一个人，我们早就不知怎样了！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看，你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承认，人比猫可怕得多了，这头猫，我可以和它做朋友的。你信不信？”

我吃惊地道：“不信！”

白素张了张口，可是她还没有出声，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，我立时又道：“想要将它放出来，那更是万万不行！”

白素没有和我争辩，只是道：“你说登报纸去找它原来的主人，什么时候去？”

我不愿在那头猫的面前，多讨论什么，是以我作了一个手势，等白素和我一起走了出来，才道：“我吃了早点就去，希望晚报登出来之后，今天晚上，就可以会见张老头了。”

当我讲完那几句话之后，我又特别叮嘱道：“你千万别做傻事，要是将那头猫放了出采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白素笑道：“你放心！”

我吃了早点，出门，临出门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有点精神恍惚，好像白素留在家，会有什么意外。但是我想，只要那头猫仍然在铁笼中的话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。

而且，我至多离开一两小时，立即就要回来的，所以我除了再叮嘱一遍，着白素不能将猫放出来之外，也没有采取什么别的行动。

一小时后，我从报馆回来。

当我在归途的时候，我那种精神不安的感觉更甚了，所以我一进门，就大声叫着白素。

白素没有应我，屋子中静得出奇，我心中怦怦跳了起来，直冲到了楼上，

仍然不见白素，我一面不断大声叫着，在楼上转了一转，立时又奔了下来。

被破坏的客厅仍然没有恢复，看来更令人心烦意乱，我又大声叫了几下，才看到白素从厨房中，走了出来。

一看到了她，我才大大松了一口气，忙道：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的神态如此焦急，但是白素看来，却是十分优闲，她道：“我在地下室。”

如果不是看到白素好好地在我的面前，一听得她自地下室出来，我一定会吓上一大跳了，我急忙道：“你到地下室去干什么？”

白素向我笑了一下：“我说了，你可别怪我！”

我皱着眉，白素那样说法，一定是有道理的，而且，我可以知道，她那样说，一定和被囚在地下室的那只老黑猫有关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白素，别去惹那头猫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”

白素调皮地笑了一下：“我已经惹过那只猫了，但是没有后悔。”

一听得她那样说，我不禁紧张了起来，立时握住了她的手：“你做了些什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别紧张，我始终觉得那头猫，不是一头平常的猫，我们也不应该用对付平常恶猫的态度去对付它，所以，我想和它做朋友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别忘记，它简直是一个凶手！”

白素拉着我，走得离开厨房些，像是怕那头在地下室的老猫听到我和她的交谈。

她拉着我到了楼梯口，才道：“不错，我们知道它杀过一条狗，但是你要明白，当一头猎犬扑向一只猫的时候，除非这只猫根本没有自卫的力量，不然，你怎能怪那头猫是凶手？”

我瞪大了眼，不说话，白素又道：“它和老布的情形，也是一样，你想想，不论它怎样凶，它总是一头猫，而你竟出动了一只可以和野牛作斗的大狗去对付它，它怎能不尽力对抗？”

我仍然没有出声。

在这时候，我并不是在想如何才能将白素的话驳回去，我所想的是，白素的话，多少有一点道理。

自我一见到那头大黑猫开始，我就对它有极深刻的印象，也可以说是极坏的印象，是以我对付它的方法，一直是敌对的。

那么，是不是我的方法错误了，以致我和它之间的仇恨愈来愈深了呢？

如果是我错了的话，那么，白素试图用比较温和的办法来对付那头老猫，就是正确的了。

只不过我虽然想到了这一点，心中还是很放不下心，我想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刚才，你有了什么成绩？”

白素看到我并没有责备它，反倒问她刚才有什么成绩，她显得很高兴：“有了一点成绩，我和它讲了许多话，它对我很好。”

我不禁苦笑了一下，如果是一个不明究竟的人，一定不知道我们所谈的是一头猫！

白素继续道：“我进去的时候，它显得很不安，在铁笼之中，跳来跳去，发出可怕的吼叫声，我一直来到铁笼边，对它说，我知道它不是一头普通的猫，同时，也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很正常，可以改善，它听了之后，就静了下来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这听来有点像神话了，一头猫，竟能听得这样深奥的话。”

白素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它真是懂的！”

我挥着手：“好，算它真懂，你又向它，讲了一些什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我说，我们可以做朋友，我可以不当它是一只猫，而当它是和我们有同等智慧的动物。”

我仍然不免有多少恨意，“哼”地一声：“它可能比我们要聪明。”

白素道：“是啊，所以我们更要用别的方法对付它。我又对它说，我们不记着它破坏我们客厅的事，也希望它不要记得它断尾的事。”

我皱着眉：“它怎么回答你？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它当然不会回答我，但是它表示得很安静，只是望着我，好像在十分认真考虑我所提出来的问题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白素道：“就在这时候，你回来了，你大声叫我，它一听到你的声音，又开始不安起来，所以，我想你也应该对它有所表示！”

我有点恼怒：“叫我去向它道歉？”

白素道：“你怎么了？像小孩子一样，现在重要的，不是谁向谁道歉，我们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弄清楚，这头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现在已发现愈来愈多的神秘问题，再加上你所发现的那些，你不认为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去弄明白它？”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这头猫怪异的地方，实在太多了，如果不弄个明白的话，就算真的将它用沸水淋死，也不过使我出了一口恶气，这个疑团，一定要横在我的胸口，塞上好几年。

我考虑了半晌：“照你所说，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之后，就表现了如此不安，如果我去见它——”

白素不等我讲完，就道：“那要看你了，如果你真有和它化敌为友的决心，我想它是会接受的，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
我又想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好，我去试试。”

白素看到我同意了她的办法，兴高采烈，陪着我一起走向地下室。

我才走进地下室，那头大黑猫在铁笼中，就立时躬起了背来。

一看到它那样邪恶凶猛的神态，我要竭力克制着自己，才继续向前走去。

而在我继续向前走去的时候，老黑猫的毛，开始一根根地竖了起来。

我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既然要照白素的办法试一试，那么，就不应该将它当作是一头猫，而将它当作是一个人，一个脾气古怪、凶暴、十分难以对付的人。

来到了铁笼之前，我装出轻松的样子来，摊了摊手：“好了，我想，我们之间的事情，应该算过去了，你吃了亏，我也吃了亏。”

那头老黑猫发出了一下可怕的怪叫声来，我继续道：“你是一头不寻常的猫，我已经知道，如果你真是不寻常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我和你继续作对下去，吃亏的只是你，绝不是我！”

老黑猫的腹中，发出“咕咕”声，躬起的背，已经平了下来，竖起来的黑毛，也缓缓落了下来。

如果不是我会错意的话，那么，老黑猫的确已经接受了我的提议了。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。

这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到了一个最难决定的关头了

因为我们如果要和那头老黑猫做朋友，消除敌对关系，那么，我们就应该将它从铁笼之中放出来。

可是，将那么可怕的一头猫从铁笼中放出来，这是一件一想起来就叫人不寒而栗的事，我和白素心中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。

白素缓缓吸了一口气，对着铁笼道：“你能不与我们为敌？我们要将你放出来了！”

那头黑猫在铁笼中，人立了起来，在那时候，它的态度是十分柔顺的，看来像是一头马戏班中久经训练的猫儿一样。

一看到这等情形，我心中陡地一动：“如果你真的不再和我们为敌，那么，你点三下头”

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那头老猫一面叫着，一面果然点了三下头。在那一刹那，我心中只感到，这头猫除了不能讲话之外，简直和人没有什么差别！

我知道它的骨骼钙化组织，已经超过三千年，如果它真是活了三千岁的话，它自然应该懂得人语，但是，真有活了三千岁的猫么？

我走近铁笼，先将手放在笼上。

本来，那样做已经是十分危险的事，因为那头老猫可能以将它的利爪，从笼中伸出来抓我，可是那时候，那头猫没有什么异动。

我又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我们都下定了决心，既然，我们和那头老猫一直处在敌对情形之下，没有解决的办法，那么，就只有冒险试一试了。

我手按在铁笼上好一会，才拔开了铁笼的栓，同时，后退了一步，铁笼的门，“拍”地一声，跌了下来，笼门大开，那头老黑猫，已经可以自由出来了！

第九章 一个最不幸的人

我和白素两人，在那一刹那之间，心情都紧张得难以言喻，我反手按在一只空木箱之上，万一有什么攻击行动时，可以还击，那样，至多给它逃脱，也不致于再吃它的亏。

我们两人都是紧张得屏住了气息的，看那头猫时，在铁笼的门倒了下来之后，它的神态也紧张得出奇，它并不是立即自铁笼之中冲了出来，而是伏在铁笼的一角，一动也不动，只是望着我们。

人、猫之间，相持了足有一分钟之久，还是白素先开口，打破了难堪的沉寂，她道：“你可以出来了，你已经自由了！”

那头老黑猫的身子，向上挺了一挺，身子抖了一下，当它的身子抖动之际，它全身的黑毛，全都松散开了来，然后又缓缓散披了下来，看来显得格外柔顺乌润，再接着，它就慢慢走了出来。

当它来到笼口的时候，它又停了一停，然后，走向外，一直向我们走来。

当它无声无息、缓缓向我们接近的时候，真像是一具幽灵在向我们移动，虽然它看来好像不像有什么敌意，但是谁知道它下一步的行动怎样？它离我们近一点，危险程度，便增加一分！

它一直来到了离我们只有六七尺处，才停了下来，抬起头，望着我们，在它的腹中，不断发出一阵阵“咕咕”的声音来，又张口叫了几声。

看它的神态，实实在在，它是想和我们表达一些什么，但是，我们却不

知道它究竟想表达一些什么。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，那便是我们之间的敌意，已经减少到最低程度了。

白素在那时候，向前走出了一步，看她的神情，像是想伸手去抚摸那头老黑猫。

可是也就在此时，白素还未曾伸出手来，那头老黑猫突然发出了一下叫声，窜了起来，我大吃一惊，连忙伸手一拉白素。

但我只不过是虚惊，因为那头猫，并不是向白素扑过来，而是以极高的速度补向地下室的门口的，等到我们抬起头来时，它已经窜出门口去了。

我和白素忙追了上去，可是，当我们上了地下室，那头猫已经不见了。

白素还在通屋子找了一遍，不断地叫唤着，我道：“不必找了，它早已走了！”

白素的神情，多少有点沮丧，但是她在呆立了一会之后，说道：“我们不算完全失败，至少，它对我们不再有敌意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也不见得友善，它走了！”

白素皱起了眉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那是不能怪它的，你没有看到它刚才的情形？它像是想向我们表达一些什么，但是人和猫之间，究竟难以沟通！”

我不禁笑了起来：“在人与人之间尚且无法沟通的野外，你要求人和猫之间的沟通，不是太奢望了么？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，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叹息，或许是因为那头老黑猫不告而别吧。那头老黑猫的怪异之处实在太多，但是在我捉到了那头猫并且和那头猫打过了交道之后，我却知道，要在那头猫的身上解开这个谜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解开这个谜的关键，还在人的身上，而这个人，就是张老头。

我已经在报上登了启事，张老头是不是会找我呢？

我在报上刊登的启事。是以那头猫已被我捉住这一点来诱惑张老头来见我的，但是，现在那头猫已离去了，张老头是不是还会来呢？

我并没有将这一点向白素说，因为怕白素引咎自责，无论如何，要放出那头猫来，总是白素最初动议的。

我和白素，都不约而同地绝口不再提那头老猫的事，我们都不愿意再提它，虽然我们都知道，各自的心中，都在不断地想着它，但是我们都装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来。

当天晚上，有两个朋友来小坐，当那两个朋友离去之后，夜已相当深了，我们送到门口，转回身来，忽然发现墙角处，有一个人在闪闪缩缩，欲前又止，我站定了身子，路灯的光芒虽然很黑，但是我立即看清了那是什么人，我心头怦怦乱跳了起来。

我陡地叫道：“张先生！”

白素那时，已走进了屋子，突然听到我一声大叫，她也忙转回身来。

那在墙角处闪缩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认为唯一线索的张老头！

张老头听到我一叫，身子震动了一下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他像是决不定是逃走，还是向我走来。但是我已经不再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了，我急速地奔了过去，已经到了他的身前。

张老头的神态很是惊惶，他有点语无伦次地道：“它……它在你们这里？我已经来了很久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张先生，你别紧张！”

张老头仍然有点手足无措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这时，白素也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张先生，事情比你所想像的要好得多，请进来谈谈。”

张老头犹豫着，但是终于跟着我们，走了进来。坐下之后，他仍然在四面张望着，看来他很急于想要见到那头大黑猫，而且，他不安地搓着手。

我道：“张先生，你当然是看到了我的启事之后才来的，不过，那头猫已经不在！”

张老头震了一下，现出十分惊怖的神色来，我立时道：“你放心，你看看这客厅中的情形，这全是你那头猫所造成的，在我们将它关进铁笼的时候，我真想将它杀死的！”

张老头听到这里，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不，不能，你不能杀死它，它不是一头猫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因为我不明白张老头所说“它不是一头猫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那头大黑猫，明明是一头猫，只不过极其古怪而已。

我没有继续向下想去，因为我看到张老头这时的神情十分紧张，我想他可能是神经紧张，所以讲起话来也不免有多少颠来倒去的缘故。

所以我只是笑了笑：“当然，我没有杀它，我们发现它听得懂人的语言，我们试图和它化敌为友，将铁笼打了开来。”

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，道：“他走了。”

张老头站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，他有什么得罪你们的地方，我来陪罪，既然他已经不在，我也要告辞了，再见，卫先生。”

张老头已经站了起来，他是客人，在他表示要离去的时候，我也应该站起来的。但是我却仍然坐着，并且摇着头：“张先生，你不能走！”

张老头以十分紧张的声音道：“卫先生，你是没有道理扣留我的。”

我微笑着：“你完全误会了，我决不是扣留你，只不过是希望你留下来，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些问题，有关那头大黑猫的问题。”

张老头显得更不安，我道：“你大可放心，那头猫将我的家中破坏成那样子，而且还抓伤了我的肩头，我都放他走了，我们之间，实在不应该有什么敌意。”

张老头像是下定了决心，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我实在不能和你说什么，真的，什么也不能说，除非我和他见面之后，他自己同意。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在中国语言之中，“他”和“它”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，是以我一时之间，也弄不清他是在指什么人而言。是以我问道：“谁？”

张老头的回答却仍然是一个字：“他！”

我还想再问，白素已插言道：“自然是那头猫了！”

张老头连连点头，表示白素说对了他的意思。

我伸手抚摸着脸颊，不禁苦笑了起来，张老头要先去和那头猫讨论过，才能答覆我的要求，他和那头猫之间，究竟沟通到了什么地步呢？他是人，人反而不能作主，要由一头猫来作主，这无论如何，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。

我瞪着张老头，一时之间，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才好之际，白素已然道：“好的，张先生，我相信它一定会回到你那里去，你们好好商量一下，我认为，你们肯定来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，对问题总有多少帮助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及阻止白素，张老头已连声道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走到门口，白素还走了过去，替他打开了门，张老头匆匆走了。这时候，我不禁多少有点气恼。等到白素转过身来之后，我挥着手道：“好了，现在猫也走了，人也走了。”

白素来到了我的身前：“别着急，人和猫都会回来的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白素道：“你记得么？那头猫在离去的时候，很像是想对我们表达一些什么，可是却又没法子表达。我相信张老头和那头猫之间，是互相完全可以了解对方的意思的。”

我心中又不禁生出了一点希望来，道：“你是说，在张老头和猫又见面之后，猫会通过张老头，来向我们表达一些什么。”

白素点头：“希望是这样。”

我没有别的话可说，除了“希望是这样”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。

白素和我一起上楼，当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，白素忽然问我：“你记得么，张老头曾说过一句很古怪的话，他说，那不是一头猫！”

我道：“记得，我想那是他的口误，那明明是一头猫，不是猫，是什么？”

白素略想了一想：“从外形看来，那自然是一头猫，然而，从它的行动看来，它真的不是猫！”

我无意在这个问题上和白素绕圈子，是以我挥着手：“那样，它依然是一头猫，只不过是一头怪猫而已，怎能说它不是猫？”

白素固执起来，真是叫人吃惊的，她道：“张老头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自然比我们长，他对它一定更了解，他说它不是猫，一定有道理！”

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。大声说：“谢谢你，请你提到猫的时候，不要用‘它’这个代名词，那使我分不清你要说一个人，还是一只猫！”

白素却喃喃地道：“我本来就有点分不清，那究竟是一个人，还是一只猫！”

我大声笑了起来：“好了，你愈说愈玄了，告诉你，那是一只猫，有长耳朵，有绿色的眼睛，有锐利的爪，有全身的黑毛，有长尾巴，那是猫，一头猫！”

我讲了那么许多，对于那是一只猫，实在是毫无异议的，可是白素居然还有本事反驳我，她道：“那只不过是外形！”

我摇了摇头，和女人争辩问题，实在是很傻的，我不想再傻下去了，所以我放弃了争辩。

白素也没有说什么，这一晚，我可以说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形下度过的。

第二天，上午我接到了老陈的电话，老陈在电话说道：“我这条命总算捡回来了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你遭到了什么意外？”

老陈有点恼怒：“你怎么啦，不是我，是老布，那和我自己受了重伤没有什么分别！”

我忙不迭道：“对不起，很高兴听到了老布康复的消息，真的很高兴！”

老陈叹了一口气：“离完全康复还要很长远，但是已经十分好转了。”

我放下了电话，将手捏成拳头，在额上轻轻敲着，一只猫，一只狗，再加上形式上的猫，老天，我真怕自己难以容纳得下这许多怪诞的东西！

我叹了一口气，听到了门铃响，心中动了一动，接着，就听得白素在楼下，叫了起来：“快来看，我们来了什么客人！”

我几乎是直冲下楼去的，我也立时看到我们来了什么客人，张老头和那

头老黑猫!

张老头已坐了下来，那头老黑猫，就蹲在他的身边，白素蹲在猫前。

张老头和那头大黑猫终于来了，这使我感到很意外，也有点手足无措。

我勉力镇定心神：“你们来找我，是不是已经有了商量的结果?”

张老头的神情显得很严肃，他道：“两位，我先要请问你们一个问题。”

我和白素两人互望了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

张老头仍然注视着我们，这时候，我们发现那头猫，也以同样的目光注视我们。

过了足足有一分钟之久，张老头才缓缓转过头去，对那头猫道：“好，我说了!”

那头老黑猫的前爪，利爪全都自肉中露了出来，抓在地板上，看来它正处在极紧张的状态之中，对于张老头的话，它没有什么特别反应，事实上，它一动也不动，就像一尊石像。

张老头又望了它一眼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两位，他可以说是一个最不幸的人。”

我一听得张老头那样说，立时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一样，跳了起来：“你要更正你的话，它是一只猫，不是一个人!”

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：“卫先生，你听我说下去，就会明白了，它的确是一个人，只不过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它原来的样子，比一头猫更难看，根本不知道像什么!”

我有点怒不可遏的感觉，但是白素地按住了我的手臂：“张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，它不是属于地球上的人，是……外地来的?”

一听得白素那样说，我也安静了下来。因为我明白事情已经完全到了另一个境界了，在这个不可测的境界之中，是无所谓什么可能或不可能的，一切的事都可能，因为人类对这个境界所知实在太少了。

我自然也明白白素所说“外地来的”的意义，这“外地”，是指地球以外的地方。在整个宇宙中，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尘埃，在宇宙中，有比地球更小的尘埃，也有比地球大几千几万倍的尘埃，在这许多亿亿万万、无无数数的地方，人类的知识与之相比，实在太渺小了!

我和白素都静了下来不出声，张老头用一种很奇怪的眼色，望着我们，过了片刻，他才道：“我……不相信你们已经明白了。”

我缓缓地道：“张先生，我们已经明白了，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出奇的事情，在地球以外的地方，有高级生物，他们会来到地球，这实在一点也不稀奇，不用多少年，这种事情，就会像是一个人由南方到了北方一样平常和不引人注目。”

张老头又叹了一口气：“那是你的想法，别人的想法不同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要替这个可怜的外来侵略者，保守秘密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因为张老头忽然又改变了称呼，他的称呼变成了“可怜的外来侵略者”。

这是一个在词汇上而言，十分古怪的名称，就像是“沸滚的冰琪琳”一样。

张老头伸手，在那头大黑猫的头上，轻轻拍了一下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也清清楚楚，听得那头大黑猫，发出了一下叹息声来。

张老头道：“它本来是一头普通的猫，和其他所有的猫一样，正生长在

猫最幸福的时代，那是埃及人将猫奉为神明、极度爱护的时候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和白素互望了一眼。

我们都不是特别爱猫的人，但是对于猫的历史却多少也知道一些，猫的确有过幸运时期和极其不幸的时期。

猫的幸福时期是在古埃及时代，那时，埃及人爱猫，简直已到了疯狂的程度，当敌人捉住了若干头猫，扬言要对猫加以屠杀的时候，爱猫的埃及人会毫不考虑地弃城投降，为的是保全猫的生命。

然而，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了，距离现在应该有多少年了？至少该超过三千年了吧！

超过三千年！

我的心中，陡地一惊，那头老猫的骨骼钙组织切片，不是证明它的确超过三千岁了么？

我感到我渐渐有点概念了，我忙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它自外太空来，约在三千多年之前。

到达地球，它是一个来自别的星球的猫！”

我自以为我自己下的结论，十分不错，但是看张老头的神情，我却像是一个答错了问题的小孩子一样，他不断地摇着头。

等我讲完，他才道：“你完全弄错了，它原来是在地球上的一只黑猫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你在开玩笑，你刚才说——”

这一次，张老头挥着手，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请你一直听我说，如果你不断打岔的话，那么，你就更不容易明白了！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不再出声，但这时，我的心情既焦切，思绪又混乱，实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张老头侧着头，做作手势：“我们假定，在若干年前，某一个地球以外的星体上，一种高级生物中的一个，以某种方式来到了地球——”

我实在并不想打断张老头的話头，可是张老头的話，我却实在没有法子听得懂。

我不得不叹一声：“请原谅，什么叫作‘某种方式’？”

张老头道：“那是我们无法了解的一种方式，他们之中的一个来了，但是我们却看不到，也触摸不着，但事实上他们是来了，从另一个地方，到了地球上！”

我听得更加糊涂了，但是看张老头的情形，他显然已在尽力解释了。我不想再打断他的话头，我想，或许再听下去，会明白的。

所以，我装出明白的样子来，点着头：“是，总之，他们之中的一个来了，到了地球。”

张老头点头道：“对，事实就是这样，他们在未到地球之前，对地球一定已有研究，但是研究的程度，并不是十分透彻，他们可能只知道地球上许多生物，而其中的一种生物，处于主宰的地位，是地球的主人，我们自然知道，那种生物就是地球人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，他们从来也未曾见过地球上的任何生物，就像我们未曾见过其他星体上的生物一样。”

张老头的这一番话，倒是比较容易明白和容易接受的，是以我点了点头。

张老头苦笑了一下：“正由于这个缘故，所以悲剧就降临在它的身上！”

张老头指了指那个大黑猫：“我们回到第一个假设：有一个外太空的高级生物，到了地球，他是以我们不知的某种方式到来的，他到了地球，如果

要展开活动的话，他就要先侵略一个地球人，从此，这个地球人就变成了是他，他的思想操纵那地球人，你明白么？”

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我明白，我岂止明白，我明白的程度，简直在张老头之上！

至少，我已可以假设出，张老头所说的“某种方式”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，那是一种一个生物，将他的脑电波聚成一股强烈的凝聚体，可以在空间自由来去的形式，这股脑电波有智慧、有思想但是却无形无质，没有实体，但如果它找到实体附上去，它就会是一个有实体、有智慧的东西。

我忙问道：“结果是——”

张老头道：“这个来自外太空的人，到了地球，他要找的目的，自然是一个地球人！”

张老头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可是，他却从来也没有见过地球人，埃及的一座神庙附近是他的到达点，他看到了在那庙中有许多猫，神气活现、受尽了宠爱的猫，其中，以一头大猫最神气——”

张老头讲到这里，白素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：“他以为猫是主宰地球的最高级生物了！”

张老头的脸上现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来：“是的，你说对了，他以为猫就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，他更以为那头大黑猫是地球最高级生物的一个领导人，于是他就——”

张老头讲到了这里，停了下来。

他停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在那半分钟之内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我、白素和张老头三人，都屏住了气息，而那头大黑猫，也静得一点声都不出。

然后，还是张老头先出声，他道：“于是，他便侵入了那头大黑猫的身体内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也就犯了一个不可挽救的错误。”

我在竭力控制着自己，可是虽然是在尽力控制着，但是，在我的喉间，还是发出了一些我自己并不想发出的古怪的声音来。

我现在明白张老头的说：“他是一个最倒霉的侵略者”这句话的意思了！

一个外太空星球上的高级生物，用地球人怎么都料想不到的方式，来到了地球，他到了地球之后，可以进入地球人的身体之内，用他的思想，操纵地球人的身体，做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来。可是，他却错误地将地球上的猫当作了人，进入了猫的身体之内！

这件事，如果细细想来，除了给人以极度的诧异之感外，还是十分滑稽的事，我几乎忍不住想笑出来了。

可是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又看到了那头老黑猫那对墨绿色的眼球，我却又笑不出来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白素低叹了一声：“那怎么办？他变成了一头猫了！”

张老头呆了半晌，伸手在那头老黑猫的身上，轻轻抚摸着。

过了片刻，张老头才道：“事情真是糟糕透了。当然，所谓糟糕，只是对他而言。对地球人来说，那却是无比的好运气。”

张老头挥着手：“要知道，他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到地球，在三千多年以前，地球人的文明，还只是处于启蒙时期，如果他成功地进入了一个人的身体之内，那么，这个人，就立时成了超人，足可以主宰全地球，他也可以在若干时日之后，和他原来的星球，取得联络，报告他已经侵略成功，他更可以设法接引更多的同类到地球上，将地球人完全置于他的奴役之下。可是，

他却进入了一头猫的身体之内，变成了一头猫。”

张老头又苦笑了起来：“你是知道了的，一头猫，不论它神通如何广大，它都只不过是一头猫，能够有什么作为？”

我和白素齐齐吸了一口气，互望了一眼，我们的中心，都乱得可以。

张老头所说的话，实在太怪异了！

但是我们又都先和那头大黑猫打过交道，这头大黑猫的许多怪异之处，的确也只有张老头的那种说法，才能尽释其疑。

白素低声道：“张先生，照你那样说，他是以一种只是一束思想、无形无质的形态，来到地球的，那么，就算他误进了一头猫的身体之内，他也可以脱离那头猫，而且，一个有着如此高妙灵巧思想的猫，也一样会使人对它崇拜的！”

张老头徐徐地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是地球上的许多情形，外来者究竟不是十分明白。这本来是最好的一种侵略方式，用思想侵入人体，借用人体的组织，来发挥外来者的思想，照这个理论看来，侵入一头猫或是一个人的身子，没有不同。”

我和白素异口同声地道：“正应该如此才是！”

张老头摇着头：“可是事实上的情形，却并不是如此，外来者没有料到，侵入了猫的身体之后，他的思想活动，便受到了猫的脑部活动所产生的电波的干扰，使他根本无法发挥原有的思想，猫的脑部活动的方式影响了他，使他原来的智慧降低了不知多少倍，他只不过成了一头异乎寻常的猫而已。也正由于这一点，是以他无法再脱离猫的身子，而转投人身。”

听到张老头使用了“转投人身”这样的字眼，虽然，我的思绪还是十分乱，对于张老头所说的一切，我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但是，由于“转投人身”这个词，对于若干传说是相吻合的，所以我的概念，倒明确得多了。

我将张老头所说的话，整理了一下，用我所熟悉的词句，将之作出了一个结论。

我用“灵魂”这一个词，来替代张者头所说的“某一种来到地球的方式”这种说法。

“某一种方式”是一个不可知的方式，那十分容易引起人思绪上的混乱，实际上，这种方式，可能只是一束游离而又有主宰的脑电波，但这样说，更容易引起紊乱。如果用“灵魂”这个地球人也熟知的名词来代替，虽然不一定完全确当，那总是简单明了得多了。

我们可以假设，进入这头大黑猫身体的“他”，只是一个“灵魂”，而这个“灵魂”，是具有高度的智慧。但是，当“他一投进了猫身之后，“他”变成了一头猫，他的智慧便大大降低了。

我的脑中，在作了这样一番整理之后，对整件事，就比较明白得多了。

自然，我仍然充满了疑问，因为张老头所说的那一切，实在是闻所未闻，几乎是使人不能接受的。

我的脸上，自然也充满了疑惑的神色，我开口想问第一个问题，但张老头不等我开口，就道：“你一定想问，他何以不会死亡，可以活那么多年，是不是？”

我本来并不是想问那一个问题，但是那也的确是我想问的问题之一，是以我并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张老头道：“那只不过是时间观念的不同，在他来的地方、时间和地球

上是不一样的，在地球人而言，时间已过了三千多年，是猫的寿命的两百倍，但是在他而言，还不到猫的寿命的十分之一。”

我有点不很明白张老头的这个解释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，所以我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，只是先将他的说法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下来。

然后，我道：“奇怪得很，他来了之后，误投猫身，变成了一头猫，那么，难道他所在的地方，没有继续有别的人，用同一方式到地球来？”

我的这个问题，在这一连串怪诞莫名的事情之中，实在是平淡之极，毫不出奇的一个问题。

可是，我这个问题才一出口，张老头的反应，却异乎寻常。

首先，他的脸色变得极其苍白，身子也震动了一下。看来，他是勉力要镇定自己，但是他却显然做得并不成功，因为他的手在不断发抖。

他过了很久，才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在开始的时候，他的言词很支吾闪烁，也很不连贯，以致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解释什么。

在他讲了很久之后，我才明白，他首先说的那些话，并不是直接在回答我的问题，而只是在向我说明，他也曾向那头大黑猫问过同样的问题。

其实，他是不必要向我作这样的说明的，因为他所知有关那头大黑猫的事，当然是从那头大黑猫那里得来的，不然，他怎么会知道？

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奇怪，我向白素望了一眼，白素显然有同感，她正紧蹙着双眉，看来除了疑惑之外，还在思索着什么。

我欠了欠身子，张老头才道：“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，他到地球来的时候，对于地球的情形，还不是完全了解，不然，他也不至于误投猫身了，在他们的地方，他远征地球的行动，是被当作一项冒险行动来看待的，他一去之后，音讯全无，自然也没有了第二次的冒险。”

张老头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才又补充道：“而且，由于时间观念的不同，他来到地球，在他们的地方而言，并没有过了多久，他们那里的人，可能还未曾发觉他已经出了事。”

这种说法，倒是可以解释我心中的疑问的。

我又道：“你是不是知道，他误投猫身之后，对他智力的减低，到达什么严重的程度？”

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：“在开始的几百年，我说的是地球上的时间，他完全变成了一头猫，那情形真是糟透了。后来，才渐渐好了些，一直到了一千多年之后，才稍为有一点进展。他曾想利用猫的力量来做一些事，但立时遭到了人类的反击。卫先生，你自然知道，有一个时期，猫被人和巫术连系在一起，几乎所有的猫都被捉来打死、饶死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那是猫的黑色时期，尤其是在欧洲，历史学家一直弄不明白，何以一种一直受人宠爱的动物，忽然之间，会使人如此痛恨，几乎要将它们完全灭种！”

张老头道：“那时候，它在欧洲！”

我望着那头大黑猫，不村也苦笑了起来。不论讲给哪一个历史学家听，说中古时期，人突然开始憎恨猫，将猫和邪术连正一起，全然是因为其中有一头猫，在联合其他的猫和人作对的缘故，那决不会有人相信的。

张老头又道：“他遭到了失败之后，知道地球上，由于猫和人的智力，相去实在太远，他无能为力，所以他离开了欧洲，到了亚洲，以后，又过了好久，在人对猫的恶劣印象淡薄之后，情形又好转了。”

白素一直在静静听着的，这时才问道：“它当时做了一些什么？”

张老头是不怎么愿意说的，他的嘴唇掀动了一下，然后才很勉强地道：“它的确害了一些人，它用它渐渐恢复了智慧，去影响人的思想活动，那和催眠术有点相仿，被害人自然是“中了邪”，可是那没有用，完全不能将猫和人的地位掉转。”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看来，那时的人，并没有冤枉猫，猫的确是和邪术有关的。”

张老头道：“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
白素又问道：“张老先生，你认识这头猫，已经有多久了？”

张老头对这个问题，多少又有点震动，他道：“我是自小就认识他的，或许是他感到，如果他不和人有沟通的话，他永远没有机会改善他的处境，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小孩子作朋友，那小孩子就是我，那时，他的智力至少已恢复了一成——那已经比地球人聪明、进步得多了，我和他在一起几十年，所以我们之间，已完全可以交换相互间的思想了。”

我和白素都没有说话，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们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。

我们沉默着，张老头又徐徐地道：“自从我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之后，我就知道，他唯一希冀的，就是回去，回到他原来来的地方去！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当然他不是想带着猫的身体回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”

张老头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是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必须以来的时候的同一方式，脱离猫的身体离去。”

白素道：“你一直在帮助他，但是，你们，也一直没有成功！”

张老头难过地搓着手：“是的，我们没有成功，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才可以回去，但是，有许多困难，我们无法克服。”

我有点吃惊，因为根据张老头的说法，他和那头猫，一直在进行着一项工作，这项工作的目的，是要使那头猫的“灵魂”和身体脱离，使那头猫的“灵魂”能够回到远离地球、不知道多么远的地方去！

这种工作，是地球人任何科学家，想都未曾想到的事，而他们却一直在做着。

而且，听张老头的口气，他们在做的这项工作之所以尚未完全，并不是全然没头绪，而只不过是遭遇到了若干困难而已！

单就这一点而言，张老头和老黑猫，在思想范畴上，在科学研究上，已经远远地将地球人的科学进展抛在后面了。

我觉得手心在冒汗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在展开这种工作？”

张老头有点不安，他好像在规避我这个问题，又像是在为他自己推卸责任，他道：“一切方法全是由他提供的，我只不过动手做而已。”

听到了“动手做”，我心中又不禁陡地一动，立时问道：“张先生，在你的住所之中，不断敲打，就是在‘做’这项工作？”

张老头显得更不安，他不断在椅子中扭着身子，然后才道：“是。”

我立时又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或许还不知道，要请你原谅，有一次，我曾偷进你的住所，打开了一只大箱子，看到那大箱子中，有一只盘子，八角形，一半钉着许多小钉子，你在做的，就是这个东西？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比画着我所看到过的那个八角形盘子的形状和大

小。

张老头显得更不安了，但是不多久，他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一样，挺了挺身子，道：“是！”

我不禁笑了起来，张老头刚才讲了那么多，他所说的话，虽然荒诞，但是我是一直相信宇宙间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的，所以也还可以接受，但是，他说那只八角形的、有一半钉满了小钉子的盘子，可以使那只猫回到原来的地方去，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，那实在是太儿戏了，不可能的事！

我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张先生，那是一只什么魔术盘子？上面钉着一些钉子，有什么用？它看是像是小孩子的玩具，怎可以完成你所说的，如此复杂得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？”

张老头摇着头：“卫先生，请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，别说是你，就是全世界所有第一流的科学家集中起来，也不会明白的，因为地球上的科学知识实在太低，低到了无法理解这个装置的复杂性的程度。”

我听得他那样说法，自然不大服气，但是不等我再开口，张老头又道：“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手电筒，那是何等简单的东西，但是手电筒如果在一千年之前出现，那时候，集中全世界的智者来研究，他们能够明白手电筒是为什么会发光的原理么？”

我将所要说的话咽了下去。因为想到人类在几百年之前，甚至还不知道手电筒那样简单的东西，而感到有点惭愧。

张老头举的这个例子，有着不可辩驳的力量，当时的人，虽然幼稚到不知道有手电筒，但当时，他们也是自以为已经知道了许多东西，是万物之灵。

现在，我们也自以为知道了许多东西，可是事实上，可能有在若干年后，简单得如同手电筒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在现在说来，还是一个谜！

我不再反驳张老头的話了，张老头道：“你看到那东西——你将之称为钉了很多小钉子的盘子，其实，那些细小的附着物，不是钉子。”

我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张老头摊了摊手：“我说不出来，说出来了，你也不明白，就像你对一千年之前的人，说到手电筒他也不明白一样，那全然不是你们知识范畴内的事！”

我有点气愤，道：“是你的知识范围内的事？”

张老头震动了一下，我那样说，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说法而已，看张老头的情形，象是因为我的话，而受到了什么伤害。

在好几次同样的震动之中，我也发现，张老头对于提到了他自己，总有一种异样的敏感，不像是提到那头大黑猫时，侃侃而谈。

这时候，他又有点含糊不清地道：“当然，我……和所有的地球人是一样的，这……只不过是……他传授给我的知识而已。”

白素突然又问了一句：“你和他如何交谈，用猫的语言？”

张老头道：“不，他影响我，他用他的思想，直接和我的思想交流。”

白素立时道：“他能够和你直接用思想交流，为什么和别人不能？”

我也感到这个问题，十分严重，是以望着张老头，要看他如何回答，和以前几次一样，问题一到了和他自己有关之际，张老头就有点坐立不安起来。

他勉强笑着：“是那样的，我和他在一起，实在太久了，有……好几十年了。”

我没有再追问下去，白素也没有，因为这个解释，多少是令人满意的。

第十章 要用大量电能

我又道：“那个盘子究竟是什么，就算我不明白的话，你总也可以约略说一说？”

张老头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那是一种装置，通过一种远未被地球上人类发现的能量而发生作用，可以使得一种特殊的电波，回复原状，或者说，和猫脑组织的电波活动分离。”

张老头一面说，一面望着我。我本来对他说的话，还多少有点不服气的，但这时，我无话可说了。

因为他所说的一切，我确然是完全不懂。

张老头一定是竭力要使我明白，我可以听得出在若干地方，他使用了代名词，但是结果，我还是只得到一点概念而已。

客厅中又静了下来，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：“我需要很多钱，以及很多曲折，才能买到我所需要的一点东西，有的东西，是我们自己找到的，我们还少了一些东西，这就是困难的所在。”

白素诚恳地道：“我们能尽什么力？”

张老头又搓着手：“是的，如果你们肯的话，我们需要帮助，这便是我来看你们、和你们讲出这许多一直不为人知道的秘密和原因。”

我道：“我们能给你什么帮助？看来，我们什么也帮不了！”

张老头的神情很焦虑：“如果你愿意，你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卫先生，我们需要用高压电能来冲击这个装置中的某一部分，这种高压电能，只有有数的地区才有，你能帮我们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那我真是无能为力了，我又不是一个庞大的电站的主持人！”

张老头立时道：“可是你有亲戚是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白素望去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整个人几乎跳了起来。

白素的弟弟，在某地主持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机构，在那个工业机构之中，有一个附属的强大的发电站，张老头竟连这一点都知道，由此可知，他对我的了解，远在我对他的了解之上！

而且，我以前也太小看他了，我以为他是一个穷途潦倒的人而已，然而现在看来，显然不是！

白素也现出惊讶的神色来，张老头低下头去：“请原谅，我是在找寻那种电压的来源时，无意间发现白先生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的。”

我冷笑了一声：“你的调查工作做得真不错。”

张老头道：“如果肯帮助我，那么，我还有一些很好的东西，可以作报酬。”

我大声道：“是什么？又是宋瓷花瓶？”

张老头道：“比那对花瓶更好，有好几部宋版书，还有画，我可以全部给你们，这些东西的价值相当高！”

我忍不住生气：“在给了我之后，好让它再去破坏么？”

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他去毁坏了那对花瓶，是因为他很喜欢那对花瓶，不甘心落到旁人手中的缘故，而我又因为需要钱，不得不出卖它们！”

我紧追着问道：“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”

张老头被我急速的问话，问得有一点不知如何招架才好的感觉，他道：“我……卫先生，请你让我保持一点秘密好不好……虽然，我迟早会告诉你的！”

他那种狼狈的样子，多少使人感到可怜！

我知道，好心肠的白素，一定会给他打动了。果然，白素已在问道：“你如何使用高压电？如果不是太困难的话，我想可以做得到！”

张老头道：“很困难，要那个发电站组合，完全归我使用七天。”

我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张老头那样说，等于是那个工业组织，停工七天，这样庞大的工业组织的七天停工，损失将以千万美金计，不论他有多少古董，都难以补偿。

我一面笑着，张老头只是瞪大了眼望着我，在他的脸上，现出十分焦切的神情来。

白素也望着我，她的脸上，有不以为然的神色。我知道她最不喜欢人家有危急事情的时候去嘲弄人，她显然是不赞成我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放声大笑。

是以我止住了笑声，一面摇着头，道：“不可能，一个联合性的工业组织，因为电力供应中断七天，所受到的损失。是无可估计的。”

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，他的神情极其沮丧，但是不论他是多么热切地希望得到使用发电组合七天的权利，他也不能不同意我的话。

他喃喃地道：“我也知道那很难，我来见你们，只不过是抱着万一的希望而已。”

我明白，张老头要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，唯一的结果就是更加失望，所以我不得不向他泼冷水：“不是万一的希望，简直是没有希望！”

张老头长叹了一口气，一声也不再出，低着头，望着那头大黑猫，那头大黑猫始起了头望着他。

由于一直只是和张老头在交谈，是以我的注意力，并不在那头老黑猫的身上，直到此限，我才向那头老黑猫望了过去。

真的，一点也不假，我在那头老黑猫的双眼之中，看到了一股极其深切的悲哀。

猫的眼睛之中，本来是不会有这种神色的，但是我已经知道，这头猫，其实并不是猫，猫的生命早已结束了，代替猫的生命的是来自外太空的一种不可知的生命，这种不可知的生命，顶替了猫的躯壳在生活着。

如今，这种不可知的生命，亟图摆脱猫的躯壳，可是却在所不能。

它自然自始至终，听得懂我们的谈话，也一定听到了我刚才对张老头的说的话，它自然也知道，它没有希望摆脱猫的躯壳，它只能继续在地球上做猫，而无法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。

虽然这头老黑猫是如此之可恶，给了我那么多的困扰，而且，它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侵略，可是这时，当我看到它双眼之中那种可哀的神色之际，我也不禁有点同情它，我望着它：“真对不起，我想，我们不能给你以任何帮助！”

那头老黑猫的背，缓缓地弓了起来，但是它随即恢复了常态，发出一阵咕咕声来。

张老头在这时，抬起头来，他和那头老黑猫的感情，一定十分之深切，因为这时，在他脸上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悲哀的神情，较老猫眼中悲哀的神色

尤甚。

他抬起头来之后，又呆呆地坐了片刻，在这时，我们谁也不说话。

然后，张老头才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了你们，我也该走了！”

我们既然没有力量可以帮助那头老猫，自然也没有理由再留着张老头了，我只好勉强地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真对不起，真的。”

张老头痛苦地摇着头：“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！”

我和白素异口同声地道：“只管说，只要我们能力所及，一定答应你。”

张老头现出了一丝苦笑：“那太容易了，我们的要求是：请你们将刚才所听到的一切，只当是一个荒诞的故事，千万别放在心上，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”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：“你可以放心，我们决不对任何人说。”

张老头道：“那就真的谢谢你们了！”

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心中，又突然产生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，我感到张老头和那头猫之间的关系，绝不像是一个人和一头猫之间的关系。

从他们这时的情形看来，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是超越了人和猫的界限的。

那使我联想起许多中外的童话和神话，类如一双爱侣，其中的一个，忽然因为魔法而变成了异物，另一个痛苦欲绝，要使他复原。

很多传说和神话中，有类似的故事，西洋童话中的“青蛙王子”和“白鹅公主”，更是谁都知道的。

中国传说中这一类的故事也很多，在中国的小说之中，最凄惋动人、怪诞离奇的，要算是还珠楼主的一部小说，在那部小说之中，一双爱侣的女方，变成了一只可怖的大蜘蛛，而附在男方的胸前。

张老头抱着猫，向门口走去，由于我的脑中，忽然有了这种念头，是我竟呆立着，并没有送他。只让白素一个人，送到了门口，打开了门。

到了门口，张老头才又道：“我想我们以后，也不会再见面了。”

我苦笑着，无话可说，白素道：“张老先生，除了这个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了么？”

张老头摇着头：“没有了，我需要大量的电力，这种电力，只有一个大发电站才能供应，除了向你们请求之外，别无他法。”

我也走到了门口：“可是事实上，那是做不到的事情。”

张老头点着头道：“我明白！”

他低下了头，又呆立了一会，向外走去。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，白素突然叫了起来，道：“请你等一等，我想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！”

我、张老头，连那头老猫在内，一起都望着白素，现出惊愕的神色来。

我也自以为是一个有办法的人，当张老头提出他的要求之后，我也想过不少办法，可是要一个庞大的工业组合停工七天，让张老头可以在这七天之中，使用这个工业组合发电部门的全部电和，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。

可是，白素却说她有办法，她有什么办法？”

当我们全向她望去的时候，白素却没有说出她的办法来，她只是道：“让我去试一试，或许可以成功，当然，成功的希望甚微，而且可能需要相当的时日。”

听白素的说法，好像事情又有了希望，张老头紧张得口唇在发着抖：“那不要紧，时间是不成问题的，我们可以等。”

白素道：“那就好了，希望你给我一个联络的地址，一有了成功的可能，

我好和你联络。”

张老头犹豫着，并没有立即回答，白素又道：“你怕什么？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切，而且，我们决计不会来骚扰你的。”

张老头又犹豫了半分钟之久，才道：“好的。”

接着，他便说出了地址，那果然是郊外的一处所在，我曾听他和那头老猫说过，他们要搬到郊外去的。

我仍然不知道白素有什么办法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却不得不提醒白素，我道：“张先生，现在你不会因为骚扰邻居而搬家了吧？”

张老头苦笑着，道：“我想不会了，虽然我仍然因为工作而不断发出声响来，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很好，五十尺之内没有别的屋子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如果你又要搬家时，请通知我们一声。”

张老头叹了一口气，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，道：“张先生，有一次你搬家，留下了一副血淋淋的猫的内脏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张老头苦笑着：“我们一直在研究猫的身体结构，经常解剖猫，想寻出究竟有没有别的方法，可以使猫的脑电波活动分离，但一直没有结果，那一次，是我不小心留下来的。”

我道：“如果以后我们真能帮助你，那么你应该感谢那次不小心，因为如果不是那次不小心，我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件事！”

张老头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，我因为自己无法给他帮助，是以心中很表示歉疚，也很想和他多说一些话，是以便将我在杰美那里听到了有关他的事的经过，和他说了一遍。

张老头默默地听着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显然他由于心中的愁苦，除了苦笑之外，没有别的表情了。

我讲完之后，他又叹了一口气，抱着那头猫，缓慢地向外踱了开去。

直到他转开了街角，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了，才退了回来，到了屋子之中，白素关上了门，轻轻地道：“真可怜，那头猫。”

我道：“你应该说这个人真可怜，他一心想到地球来有所作为，但是结果却变成了一头猫，在他来讲，三千年的时间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但是那总不是好受的事情。”

白素道：“岂止不好受，简直是痛苦之极了，尤其是现在，当它的智力可以发挥的时候，它竟是一头猫，唉，真是难以想象。”

我望着白素：“现在要靠你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白素呆呆地想了一会：“我的办法，我现在不能讲给你听。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发出了神秘的笑容来。

我们夫妻之间，一向是很少有秘密的，但是，当白素表示她要保留一点秘密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反对，而且，我心中在想，这件事，她事实上根本想不出任何办法来，她那样说，可能只是掩饰而已。

所以，当时我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再追问下去。

第二天，我醒来时，她已经出去了，一直到中午才回来，道：“我已经办好了旅行手续！”

我觉得十分诧异：“旅行？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？不和我一起？”

白素道：“我单独去，我想去看看我弟弟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你还是想帮助那头老猫？”

白素道：“我要先去看看，有没有这个可能。”

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白素，告诉她，她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，当然，我要用较为缓和的口气，婉转地将情形告诉她。

是以，我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白素，你要明白，别说叫一个大的工业组合停止工作七天，就算是七分钟，也做不到。”

白素眨着眼：“我知道。”

我又道：“而且，这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的事，一个工业组合，并不是独立生存的，它必然和其他许多机构发生联系，譬如说，限期要交出来的产品，如果交不出来，就会影响别的工厂的工作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和全世界都有株连的事情。”

白素微笑着：“我自然全明白。”

我笑道：“那么，你的旅行计划，是不是可以取消了？”

白素却立即回答了我：“不，我还是要去，让我去试一试，好不？”

她仍然没有说出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我的责任既然尽到了，她一定要去，我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，就让她去一次吧！

所以，我点头道：“好，你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白素的回答很简单：“明天。”

第二天，我送白素上了飞机，刚好有一个大人物也离开，杰美在机场负责保卫任务，我在要离开机场的时候，遇到了他。

他第一句话就问我道：“你这几天在忙什么？那只猫怎样了？”

我道：“没有什么，那只猫——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只不过是一头普通的老黑猫而已！”

杰美现出的神情，像是一个刚打倒了对手、获得了胜利的拳师一样，他“呵呵”地笑着，道：“这一次，你也不能在一件平凡的事中，发掘出什么新奇的故事来了吧！”

我冷冷望着他，如果不是为了遵守张老头的诺言和照顾杰美的自尊心的话，“蠢猪”两字，已经要骂出口来了！

但当时我只是冷然道：“或许是！”

我没有再理睬他，转身就走。

第十一章 张老头的来历

白素走了之后，屋中冷清了许多，也更使人不想住，我一连几天，都在外面，我曾想去拜访一下张老头，再和他谈一谈，但是我却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我们曾答应过不去打扰他的。

我除了每天和白素通一个长途电话之外，对于这件事来说，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进展。

如果说再和这件事有关的活动，那么，就是我曾到老陈那里，看过老布。

老布已然完全康复了，这一次重伤，使它瘦了不少，但是老陈眉飞色舞地告诉我，老布的胃口极好，可以一次尽五磅上好的牛肉（老陈几乎没有用神户牛排来喂他的宝贝狗）。而事实上，老布虽然瘦，依然一样威猛，谁都可以看得出它是一头好狗的。

当我和老陈告别之后，我想到那些狗，甚至只是接近了那头猫，还从未曾

看到那头猫之前，便已有异常的反应。

由此可知，动物对于一种微弱电波，有着异常敏锐的反应，它们一接近那头大黑猫，就可以知道那头大黑猫不是普通的猫了！而人类说是万物之灵，但在这一方面的能力，却几乎等于零。

每当晚上，我和白素通长途电话之际，总要问她一句事情有没有进展，白素的回答照例是“没有”。

一直到近二十天之后，白素的回答有改变了，她道：“有点进展了！”

我回答呆了一呆，“没有进展”，这可以说是意料之中，当然的回答。

但是现在，白素却说“有点进展了”。

那是什么意思，这样的事，怎可能说“有点进展了”？我忙道：“你用什么方法进行，现在，你可以告诉了我么？”

我这个，也不是新问题了。对这个老问题的答案，白素也有了改变，她道：“还不能，可是我却能告诉你，究竟为什么不能在事先告诉你！”

我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因为告诉了你的话，你是一定会反对的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天，希望你不是在用什么犯法的手段！”

白素不住地笑道：“放心，绝对合法！”

我仍然不知道白素在用什么方法，当晚，我又仔细设想了几十个可能，也想不出白素有什么办法，可以令得张老头的愿望得到实现。

自那次接到电话之后，又过了几天，一天中午，电话铃声大作，我拿起电话来，竟听到了白素的声音，那是一次额外的电话，我意料到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！

果然，白素的声音十分急促：“快通知张老头，他必须在后天晚上六时之前，到达我这里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你这还不明白？只要他准时到，他就可以利用他所需要的电力。”

我更吃了一惊：“你，你用什么办法，使得张老头的愿望可以实现？我不相信你能够说服工业组合的董事会停工七天。”

白素道：“当然，他们要停止工作七秒钟都不肯，根本没有商量余地——”

我打思了她的话头：“那么，你——”

白素道：“你怎么一点也不留心时事？这个工业组织的几个工会，已经决定大罢工了，大罢工在后日下午开始，一连七天，时间刚好够张老头用，全体六千多工人，全都参加，在这七天之中，所有的机构之中，只不过用点照明的电力而已。”

我拿着电话听筒，呆了好一会，令得白素以为我出了什么事，不住地“喂”、“喂”地问着。

我呆了足有一分钟之久，才道：“老天，这场工潮，不是你煽动出来的吧！”

白素像是知道我会有此一问一样，她的答案，也显然是早已准备好的。

她道：“你平时太少看有关工人运动的书籍了，如果你看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好几个著名的工运专家，都有同样的理论，他们说，不论是大小工潮，决无法煽动得起来的，所有的工潮，全是因为种种内在的原因而自己爆发的。”

正像价钱不能制造一声火山爆发，但是世界各地，却不断有火山爆发一样！”

我大声嚷叫道：“坦白地说，你在这些日子来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？”

白素笑道：“别生气，我只不过参加了当地妇女组织的活动，告诉工人的着属，她们丈夫的工作，实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，她们家中的电视机，应该换上彩色接收的，她们家里的墙纸应该重裱了，名贵的皮草，也不再是贵妇专享的东西了，如此而已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闯了一个大祸，为了一只猫，你竟……成了一声工潮的帮凶，你可知道，那会造成多大的损失？”

白素道：“工潮不因我而生，它是迟早要发生的，罢工的决定，是十分钟前工会联合会表决决定的，我甚至未曾参加这次会议！”我苦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

白素显得很兴奋，道：“我调查得很清楚，发电组合的工作，完全自动化，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完成发电过程，用气体作原料，我和气体供应的部门联络好了，他们听说罢工，正在发愁，我去和他们一说，罢工期内，照样要原料供应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你看，我也不是专做破坏工作的！”

我喃喃地道：“太可怕了，和你做了那么多年夫妻，竟然还不知你有那样的能力！”

白素笑得十分得意：“亲爱的，快去找张老头吧，别浪费时间了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问道：“要我和他一起来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不必了，我这电话，是在机场打的，发动机快起飞了！”

我总算又高兴了起来：“你回来了？”白素道：“是，我已和弟弟讲好，他和张老头两人，已足可以完成这件事，我再留在这里，也没有别的用处，而且我们也分别得太久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是的，我来接机，我就找张老头！”

放下电话，我立时驾车离家。

当然，在若干时日之后，我才知道，白素之急于回来，是因为她在那地方的一连串的活动，已被当地警方，当作了“不受欢迎的人物”，促请她离境的。也当然，事后我陆续知道，白素的“连串活动”，包括在数十工人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内，白素实在做得太过分了，难怪在事先，她要瞒着我。

如果我在事先知道了她的计划，我自然会加以反对，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但是这时我想一想，也不得不承认白素的聪明过人，几千个工人一起停工，工厂的一切活动，有什么办法不随之一起停顿？这真正是釜底抽薪之计！

车子到了张老头所住的那间小石屋之前，才来到了门口，我就听到了一阵敲打声。

我大声叫了几下，那头大黑猫，首先从屋子之中，窜了出来。

接着，张老头探头出来，我忙道：“有好消息，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！”

张老头的脸上，现出不可信的神色来，一时之间，他似乎呆住了，不知怎么才好。

我道：“你难道不让我进来么？”张老头这才打开了门，让我走了进去。

石屋中的陈设，仍然很简单，我看到那只八角形的盘子，放在屋中央，地上还有不少工具，那盘子上，钉着“小钉子”似乎更多了一些。

我望着那八角形的盘子，张老头在我的身边搓着手：“现在真是万事齐

备，只欠东风了。。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东风也有了，庞大的发电组织所产生的电量，可以供你使用一星期，但是——”

当我再次说明张老头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大量电能之际，张老头大概也知道我不是在开他的玩笑了，是以他现出高兴之极的神色来，连那只大黑猫，也突然之间，叫了起来，扑到了他的怀中。

可是，当我忽然又说出了“但是”两字之后，张老头又现出了十分吃惊的神色来，显然他是怕事情又会有什么不利于他的变化。

他发怔似的望着我，我指了指那只老黑猫，续道：“但是，我不知道，将它送回去这件事，是不是对，它是一个侵略者……它来自一个比地球进步了不知多少年的另一星体，而且，它在地球上住了那么多年，对地球上的一切，可以说了解得再透彻也没有了，如果它回去之后，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，地球上的人类，是根本一点抵抗的余地都没有。”

我在来的时候，已经将这个问题反复考虑了好几遍。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，而当我将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，我更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是以我的口气愈来愈严重，神情也愈来愈沉重。

张老头听了我的话，现出很惶恐的神色来，他先俯下身，将老黑猫放到了地上，老黑猫倚在他的脚旁不走，看来好像也很紧张，因为它身上的毛，在渐渐地竖起来，猫一到心情紧张的时候，总是那样子的。

张老头摊着手，以一种听来十分诚恳的语气道：“卫先生，现在我不能向你说明为什么你所担忧的情形绝不会发生，但是你一定明白，我不是骗你，我会向你说明的，在若干天之后。”

我立时追问道：“为什么要若干时日之后？”

张老头道：“我有我的为难之处，我请你帮那么大的忙，本来是不应该再有什么事隐瞒你的，但是，我实在有我的为难之处！”

张老头说得十分恳切，而且，他那种神态，也确实使人同情。

我望了他片刻，又指了指那头大黑猫：“是它不让你说出来？怕说出来之后，会影响它回去？”

张老头神情痛苦地摇着头：“也不单是如此，总之，你会明白，不用很久，我一定会详细和你说明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你要知道，我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，而在我的担忧，没有什么切实保证之前，你要求我们这样的责任重大的承担，这不是太过分一些了么？”

张老头也明知我讲的话十分有道理，而看样子他也有确有难言之隐，是以他只是唉声叹气，并不再作什么解释。

我知道，我的话对张老头的压力已经十分大，可是张老头仍然不肯说，这证明我不论再说些什么，他总是不肯说了。

我们之间，在维持了几分钟的静默之后，张老头先开口：“卫先生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！”

我又望了他一会：“好，我相信你，我认识的人多，带你去办手续会快一点，不过，你要带着一只猫远行，可能会不方便。”

张老头忙道：“那倒不要紧，我有办法，令得我和它一起到达目的地的，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，我不能再要你操心了！”

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因为我根本不能确定我自己那样做是不是对！

但是一切都已在进行，白素甚至去鼓动了一场大罢工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，自然不能就此算数，只好帮忙帮到底了！

而且，我也看出，张老头决不是一个狡猾骗人的人，他一定还有很多难言之隐，我也相信，这些难言之隐，当他将那头猫送回去之后，他一定会对我讲明白的。

所以，我在长叹一声之后：“我们要争取时间，你现在就应该跟我去办手续了！”

张老头看到事情已经有了决定，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：“等一等，我答应送给你的东西，现在我就拿来给你！”

他不等我有反应，就走进了房间中，推出了一只木箱来，那木箱，就是我第一次到他家中的时候，看到的那只大木箱。

当时，我揭开箱盖，只看到那只八角开形的盘子，在盘下面，是一块木板，隔着箱子的下半部，也不知道箱子的中部放了些什么东西。现在，他将箱子推了出来，打开箱盖，又将那块木板，掀开来，我探头望去，只见箱子中，有大约十几部书，还有七卷画，我顺手拿起了一本来，就不禁吃了一惊，我虽然对一类的古董，算不上是内行，可是也看得出，那是真正的版书。宋版书的价值是无可估计的，而在这箱子中，有着十几之多！我又抖开了一幅画，那是宋徽宗的一幅“双鸚鵡”，我可说从来也未曾见过那样的精品，单是这幅画，已经令我呆半晌。张老头看到我很喜欢这些书画，他也显得很高兴：“还错吧，本来我还有很多，可是近年来，为了生活，都变卖！”张老头的这两句话，不禁引起了我的疑心，因为从他现这种简单的生活来看，随便卖出动一部书或是一幅画，就他一辈子生活了，而他却说“变卖了许多”。我立时向他望去，张老头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话，多少有语病，所以他连忙道：“你知道，这种东西，本来并不值钱，来才渐渐值钱的。”我又呆了一呆，这句话，更使人莫名其妙了，什么叫“本并不值钱”，宋版书和宋瓷，什么时候不值钱了？但当时，我只是想了一想，并没有再追问下去，我只是：“你以后还要生活，如果你将这些东西全送给了我，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”

张老头道：“我会有办法的，你一定要接受，不然，我不知道怎样表示对你的谢意。”

张老头的那一箱书画，价值无可估计。人总是贪心的，我自然也不例外，要我拒绝，我甚至没有这个勇气，但是我的心中，却已经有了决心，这一箱东西，我至多保存一年，然后将它们捐给博物馆。

当然，我会捐给那个工业组合所在地的博物馆，因为那七天的大罢工，必然会对该地造成极大的损失。虽然照白素的说法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一股工潮，就像是没有人可以使一座火山爆发一样，但是白素到了那里，为了要取得使用庞大电能的机会，多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，那么，将这一箱珍贵的艺术品捐给当地的博物馆作补偿，自属合理。

我和张老头合力将箱子抬出去，放上我的车子，然后，我利用了人事关系，和他去办了手续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带着猫走了。

而当天下午，白素就回来了，她下机之后，见到了我，第一句话不道：“不许再将大罢工的责任，推在我的身上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！”

我只好苦笑道：“你本领已经够大了！”

白素白了我一眼，大有不再睬我的意思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中，客厅仍然很凌乱，我将和张老头见面的经过，向她说了一遍，然后，我们一起欣赏

那些精品。

第二在，报纸上就有了大罢工的消息，看到这种消息，我只好苦笑，我也不和白素提起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白素之间，几乎没有再提起张老头的事。

一直到了第八天早上，白素一面看报纸，一面对我道：“罢工结束了！”

我正在喝咖啡，望着咖啡杯：“张老头不知怎么样，他成功了没有？”

白素摊了摊手：“不论怎样，我们总算已对一个可怜的人尽了力了！”我苦笑着：“你说可怜的人，是指什么人，张老头，还是那只猫？”

白素道：“你怎么啦？那不是一只猫，是一个智慧极高的人！”

对这一点，我们已经没有异议，自然无法再和她辩驳下去。自那一天起，我们就一直在等着张老头的消息，可是张老头却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。

白素和她弟弟通了一个长途电话，据知，张老头在那七天之中，所用去的电量，比他们整个工业组合所用的电还要多。

张老头是不告而别的，连白素的弟弟，也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。

又过了三天，邮差来叩门，送来了一只大木箱，约有两尺长，一尺厚，半尺宽，说得难听一点，简直像是一口小棺材。

当我们打开那只木箱之际，箱中所放的，赫然是那头大黑猫！

当然，那头大黑猫已经死了，它的毛色看来也不再发光，眼珠是灰白色的，我们将它取了出来，那不是标本，简直已是一块化石！

我望着白素，白素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成功了，他走了，只留下了一个躯壳，你看，这具臭皮囊多活了三千年，可是生命的意义并不在躯体上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这倒很有点超脱的味道，留下了躯壳，走了。”

白素道：“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，不知自何而来，忽然来了，有了生命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例外，每一个人，都要离开相伴几十年的躯壳而去，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！”

我望了白素半晌，白素说得很正经，而她所说的话，也很难反驳。

我只好道：“别再想下去了，再想下去，只怕你也要入魔了。”

白素勉强笑了一下，将那只化石猫，放在一个架子上。我道：“张老头这人，很不是东西，他怎么不再来看我一下？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对于张老头，难道一点也没有怀疑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怀疑？什么意思？”

白素仍然背对我：“我总觉得张老头的情形，和这只大黑猫是相似的。”

我直跳了起来：“你详细说说。”

白素说：“我曾注意到，张老头在说及他和那头猫的时候，有几次不由自主，说出‘我们’的字眼，但随即亟亟更正。而且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那头猫的思想，他能明白？”

我道：“那是因为他和猫相处久了！”

白素转过身来：“多久？”

我呆住了，白素又道：“他出卖的宋瓷，送给我们的宋书和宋画，那决计不是普通人所有的东西，他怎么会有，你没有好好想一想？”

我给白素的一连串问题，问得张口结舌。

过了片刻，我才道：“那么，你的结论是什么？”

白素缓缓地道：“张老头活在地球上，至少有八百多年，他是宋朝末年来的，是来找那头猫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我只感到全身都起了寒栗，像是气温忽然低了四十多度一样！

现在，我也明白为什么张老头他所变卖的东西，“原来并不值钱，后来才渐渐值钱”的了，宋版书在宋朝，当然不值什么钱，宋瓷的情形，也是一样！

我呆望着白素，白素缓缓地道：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，他也回去了！”

我没有话好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隔了好久好久，我才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一点的？”

白素道：“有一次见到张老头和那只猫，我就发现了，女人对于和感情有关的事，一定比男人敏感，我发觉他和那头猫之间的感情，决不是一个人和一只猫之间的关系，你难道一点未曾想到过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我想到过的，但是我却没有进一步地去想。

白素道：“或者，我的猜想并不可靠，但是，这至少是一种猜测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在这一天中，我只是发怔，甚至话也不想说。

第二天，我们又接到了一封信，拆开那封信，我们又足足有几小时没有说话。

信是张老头寄来的。

以下就是张老头的信：

“卫先生、卫夫人：很感谢你们的帮助，我们都回去了。他先回去，他就是那头猫，是我最亲密的人，关系类似你们夫妻，我是来找他的，以你们的时间来说，已经八百多年了，他误投猫身，我则投进了人体，我的情形比较好，可以自由来去，那是因为人的脑组织进步的缘故。我在他走了之后，寄出他留下的猫的躯壳，再写信，我找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，放下我寄居了很久的躯壳——如果被人发现，那将是一具不可思议的干尸。卫先生可记得我的保证，我们不会再来！那是因为，我曾投进人身，不客气地说，地球人太落后了，在我们看来，和猫没有什么分别，我们没有理由，放弃自己的地方到地球来，就像地球人没有理由放弃现在的生活，回到穴居时候一样。再见，再三多谢你们。”

这就是张老头的信。

在看完张老头的信之后，心中一直不舒服，好几天，他们——张老头和老黑猫，那种来到地球的方式，很令人吃惊。

我可以断定，张老头和那只老猫，他们的天性，还算是很和平的，这一点，从张老头来到了地球，并没有作出什么破坏行动可以得到证明，或许他们那个星体上的高级生物生性十分和平。

但是在整个宇宙中有生物的星体一定有很多，其它星体上的生物，是不是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地球？如果他们来了，而他们的天性又不是那么和平的话，那又会怎样呢？

这是一个无法继续想下去的问题。

